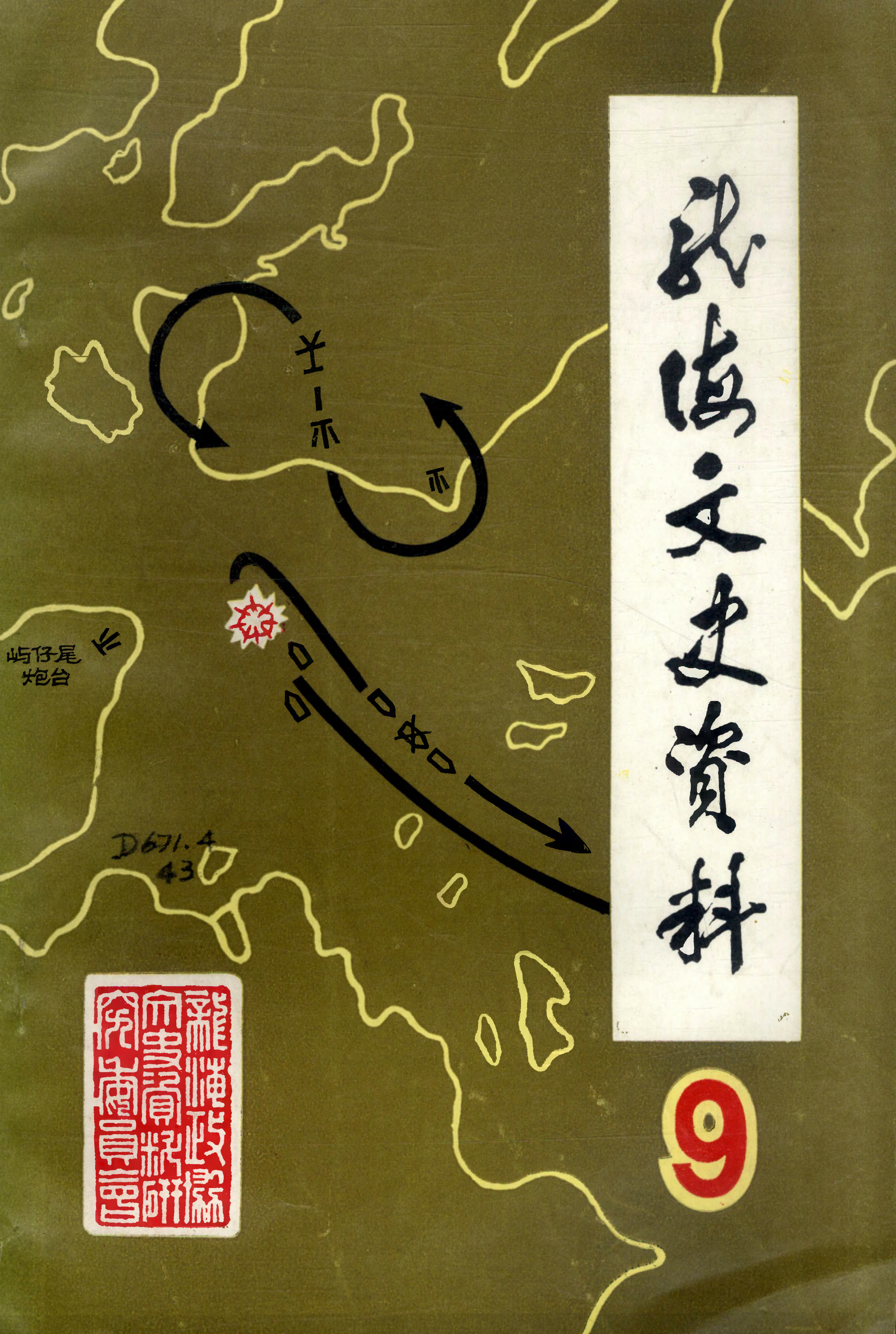


威海文史资料

9



七一不

不

岫仔尾
炮台

D671.4
43



龙海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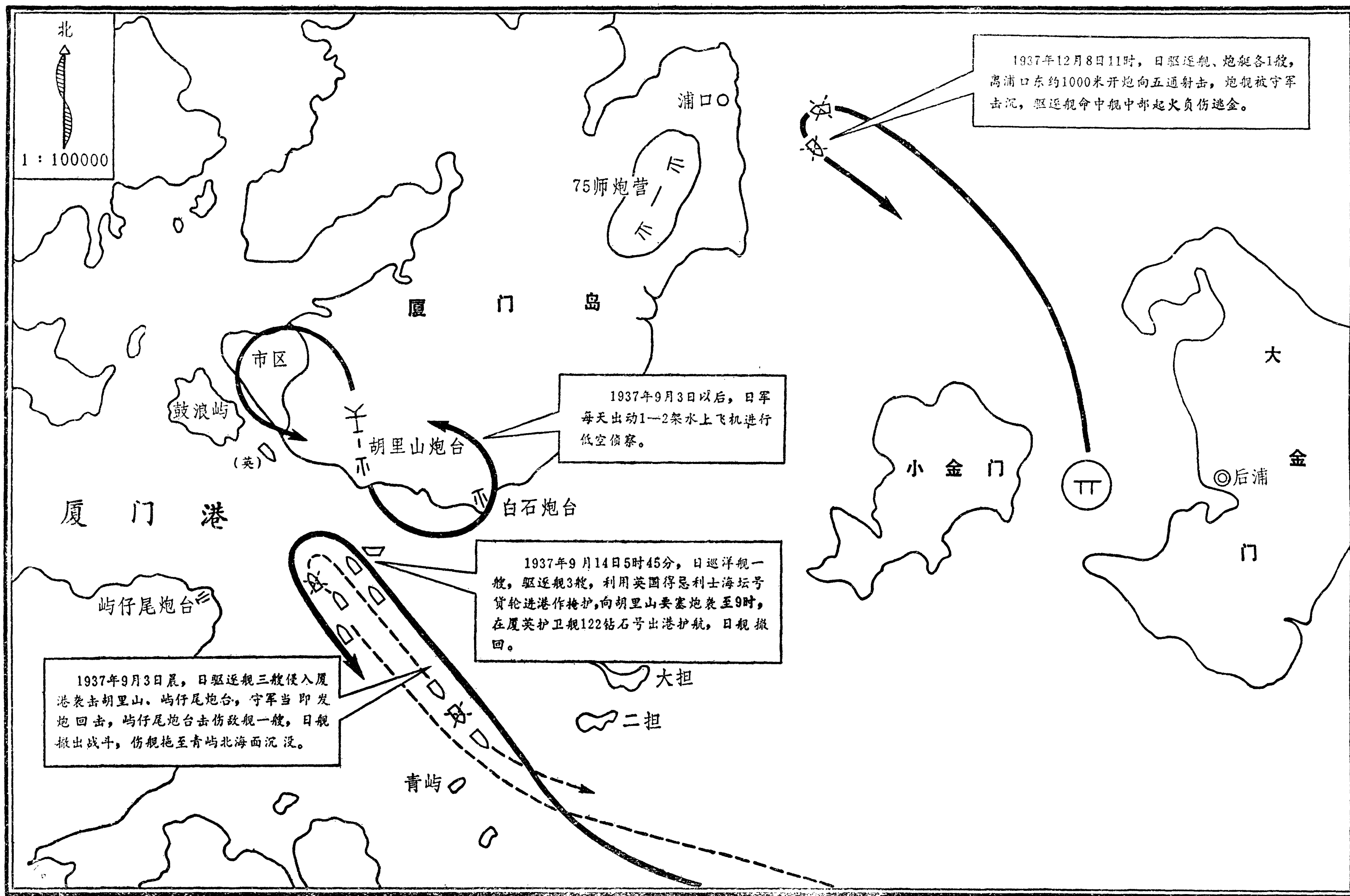
第九辑
(总第十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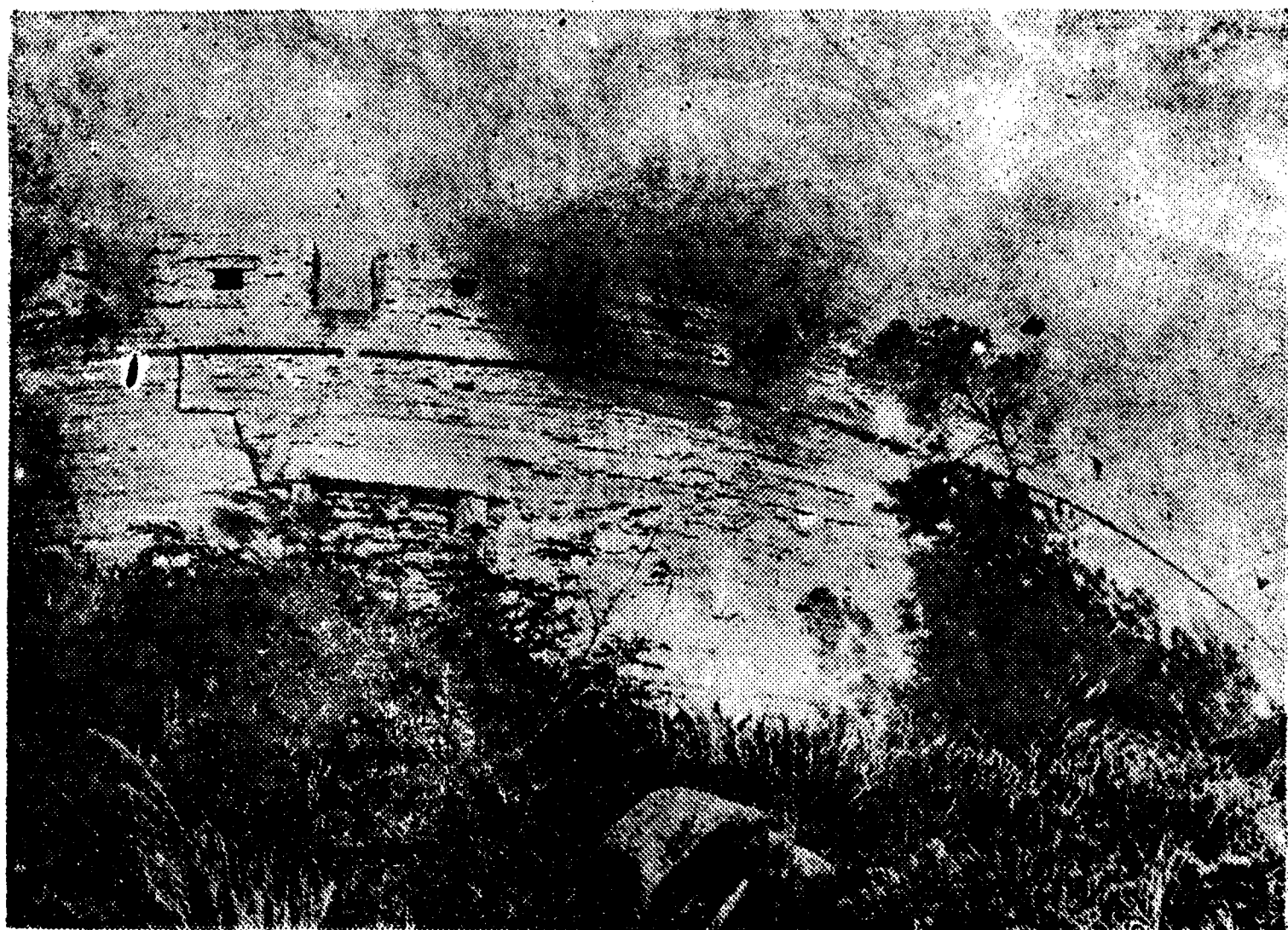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海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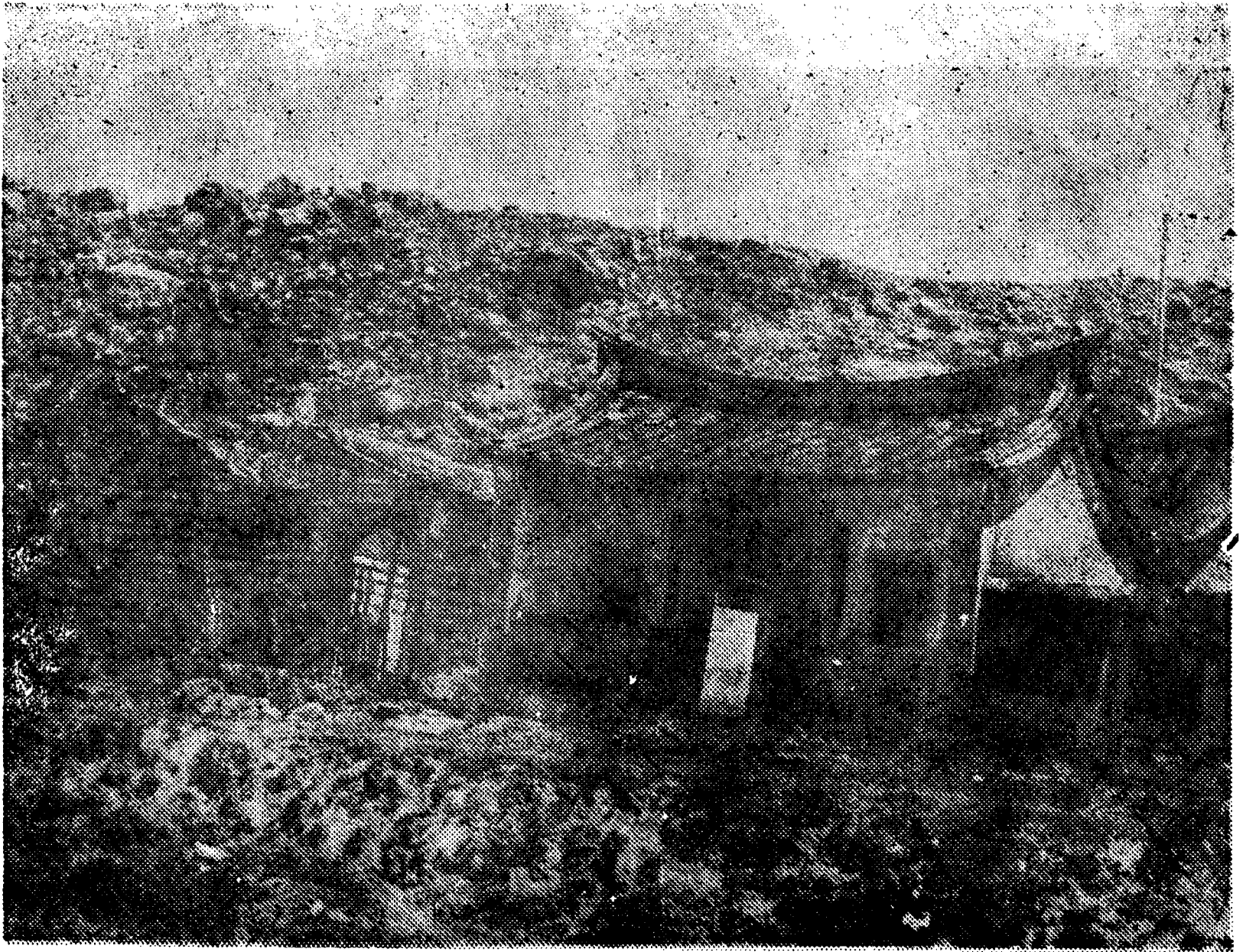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日第三舰队向厦门实施战役火力侦察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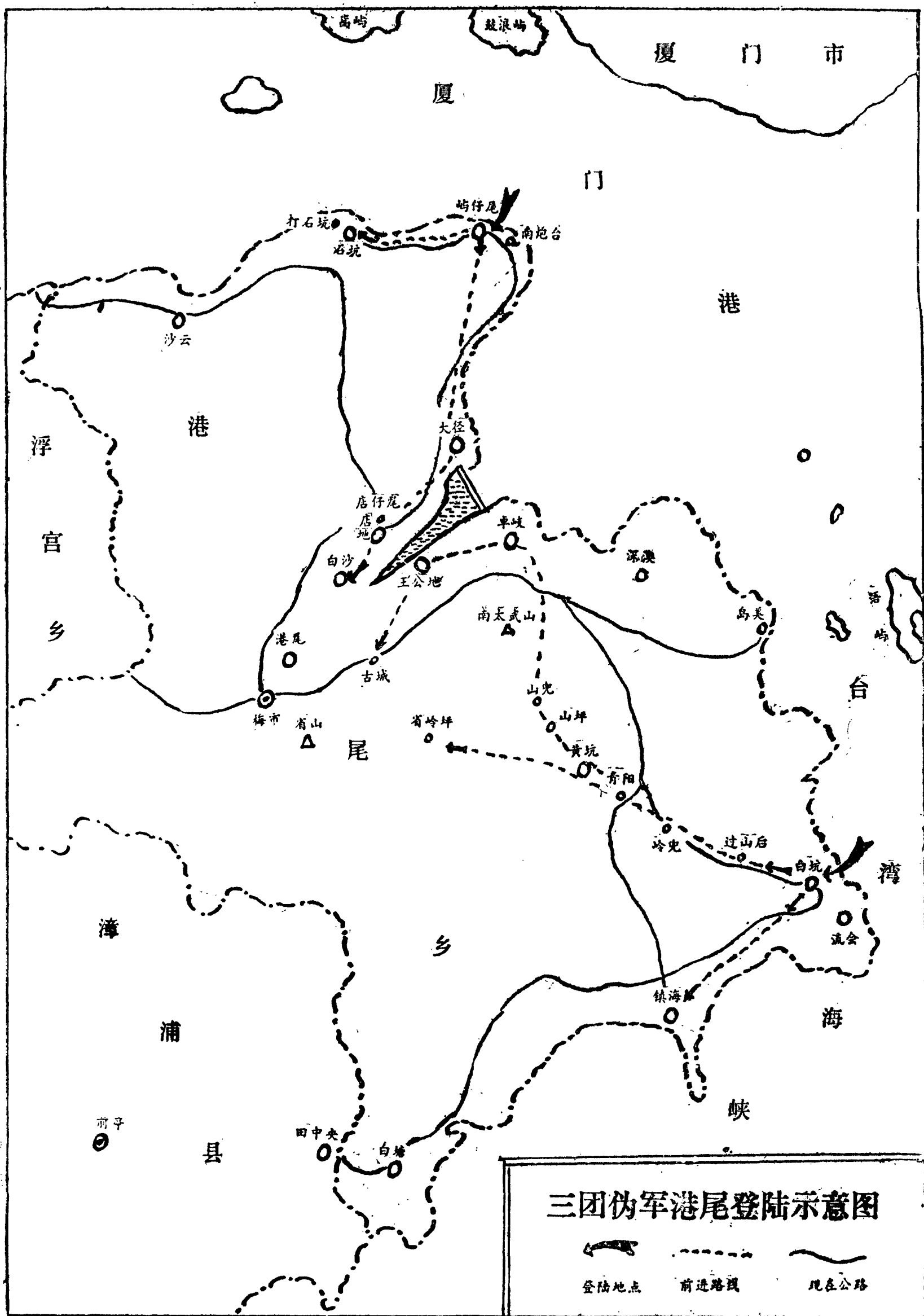
南炮台遗址一角






港尾省山上郭殿荣营驻守接受伪军投降的得胜庙全景



得胜庙泐石志功的石碑（挂在庙门上）



三团伪军港尾登陆示意图

 登陆地点
 前进路线
 现在公路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五十周年征文

- 南炮台——打响闽南抗日第一炮……………文政、郭士杰（1）
- 红四军到石码开展抗日宣传……………陈亚芳、郭士杰（4）
- 石码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陈亚芳、柯渊深（6）
- 日军侵占浯屿岛罪行……………陈启祥（8）
- 伪军三团港尾反正纪要……………李承德、黄昆发、陈启祥（9）
- 浯屿伪军莫清华反正……………李承德（12）
- 日机滥炸海澄纪实……………刘琼瑶（13）
- 抗战期间的石码义务消防队……………赖鄞祥（14）
- 抗战时期漳码的公路交通……………郑调麟（18）
- 抗战时的陆上转运站……………尤联芳口述、郭士杰整理（19）
- 烽火连天不辍学
- 大同中学内迁海澄纪事……………许镇藩、刘琼瑶（23）
- 1945年日寇流窜港尾白坑情况
- 编者按
- 一、1945年日寇万名登陆港尾流窜罪行录
- ……………蔡钟炎、起翔、黄昆发（25）
- 附：十三名保民代表联名上书蒋介石的呈文
- 二、日寇登陆港尾白坑始末（摘要转载）
- ……………兰步青口述、组稿小组整理（28）
- 抗日胜利的石码之夜……………柯渊深（30）
- 驻厦日本占领军来码请降事略……………龙文史（32）
- 抗日将领苏精诚略历……………陈亚芳（32）
- 抗日女英雄李林略历……………陈亚芳、林奋勇（33）

辛亥革命史

辛亥革命海澄光复记.....蔡钟炎(34)

政 治

港尾解放始末记.....李承德(38)

秦保尊谈驾机起义经过.....张国靖整理(39)

港尾地区解放前两场选祸.....李承德(41)

经 济

石码镇江海客货运输概况(1911—1966年).....郭良骥(43)

石码中兴机器厂.....许九金口述、郭士杰整理(48)

华 侨

龙海华侨爱国爱乡热心家乡教育事业侨纪略.....柯渊深(50)

卫 生

解放前后龙海医药谈.....魏少波(56)

人 物

工程师吕隆庆生平.....黄牧东(59)

大 事 记

龙海县政协组织沿革史略.....龙文史(61)

封面：屿仔尾炮台发炮击中日舰示意图。

南炮台一打响闽南 抗日第一炮

文 政 郭士杰

屿仔尾炮台位于龙海县港尾乡石坑村海岸突出部的镜台山上，濒临东海，居高临下，雄视万里海疆。它与厦门岛上的胡里山大炮台南北对峙，互为犄角，严密扼守着厦门商港海口，拱卫着祖国东南大门，素有“天南锁钥”之称。由于屿仔尾居于胡里山之南，所以当地人称之为“南炮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三省之后，虎视眈眈，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受辱的危急关头。凡我爱国军民无不都在促蒋抗日，做备战御侮、共赴国难的各项准备。1936年11月5日，厦门海军要塞在要港司令林国赓及郑参谋长的亲临监试下，部署胡里山、屿仔尾、白石头三炮台演习试炮。以帆船一艘停泊于大担屿附近海面上作为目标，令三处炮台各试炮四响。测试结果，屿仔尾炮台成绩最佳。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南沿海战云密布，日敌军舰麇集游弋，时刻觊觎着我金厦宝岛。1937年9月3日凌晨4时3分，敌第三舰队“羽风”、“若竹”等三艘驱逐舰，突然高速行驶到大担山灯塔前，列成阵势对厦门实施战役火力侦察，首先向我白石头炮台及曾厝垵海军机场发炮轰击，同时亦猛攻胡里山总台。屿仔尾炮台的瞭望长观察到了敌情，立刻向主台官何荣冠报告。何当机立断，即刻下令发炮迎击，支援总台。

“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爆发出了中华民族子孙不愿做亡国奴的怒吼，打响了闽南抗战第一炮。

这一炮犹如晴天霹雳猛袭敌舰，敌“若竹”舰猝不及防右舷中弹，一股浓烟冲天而起。义愤填膺的老炮手发炮奇准，一弹中的，三发

两中，使“若竹”号敌舰船头、船尾皆受重创，立即丧失了战斗力。

“若竹”舰受创后，敌舰队方才醒悟，急转舵以密集的排炮朝向屿仔尾炮台攻击。刹时间，镜台山上硝烟弥漫、弹片纷飞。此时此刻，屿仔尾炮台的全体官兵热血沸腾、同仇敌忾、奋不顾身、勇敢还击。这时胡里山、白石头炮台也都发炮夹击敌舰。双方激战半个小时，敌“若竹”舰右舷倾侧冒烟，似有下沉之势。侧翼两舰见势不佳，才仓惶地夹着受伤的“若竹”号，掉头驶离厦港海域。白石头炮台急发炮追击，惜乎炮型陈旧，射程有限，均未命中。其时，青屿山鱼雷台山后敌重巡洋舰一艘，载有水上飞机四架，立即起飞三架，向胡里山台及飞机场分头俯冲掷弹，以掩护敌舰撤退。至10时许，厦门海域内的敌舰才全部遁逃。

在这次海战中，胡里山总台阵亡炮长朱锡卿、炮手李玉生、林海旺等五人，负伤一人；白石头炮台伤炮手两人；屿仔尾炮台仅班长彭碧龙伤及踝骨。事后，据当时正在海上作业的渔人亲眼见那一艘重创的舰只在海面上已不能继续航行，其他两舰从伤舰上卸除多少人员与物资，也无法制止它慢慢沉没海中。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东南海战后，长我志气、灭敌威风，造成了我军斗志空前旺盛，而敌舰却对厦港各炮台甚为顾忌。此后虽频来频去，均游弋在大担山之外海域，仅以远距离盲目发炮轰击各台，如“9·12”、“9·14”……等次均耍此伎俩，敌我双方相持了八个月，敌舰始终不敢擅越池雷半步。

直至金门沦于敌手，厦门失却屏障，东南时局急剧逆转。1938年5月9日傍晚，突然敌主力舰一艘，配合轻、重巡洋舰，驱逐舰，运输舰，潜水艇等大大小小共八、九十艘，麇集于大、二担和小嶝之间的海面上。我南炮台官兵立即警觉起来，认真分析判断敌情，认为敌人蠢蠢欲动，必有图谋，于是高度戒备，严阵以待。果然于翌日凌晨3时40分，敌海陆空并进，猛攻鹭岛，激战两昼夜，厦门失陷。这时只剩下屿仔尾南炮台巍然屹立于镜台山上，独自肩负着海防的守卫任务，敌舰未敢正面冲来。厦岛沦陷后，敌人为报此一炮之仇，乃以大批巨型轰炸机轮番轰炸扫射，一面由主力各舰以密

集炮火向屿台猛攻。屿仔尾炮台官兵在主台官何荣冠的英勇指挥下，奋力抵抗，死守不退，他们愈战愈勇，猛烈反击，使敌舰屡受创伤。坚持战斗到翌日凌晨零时45分，奉命弃守，始作有计划的破坏，官兵们忍痛炸毁了心爱的大炮，挥泪撤离南炮台。是役班长詹益茂、李水清、戴文敬、龙相泉等六人以身殉职，光荣牺牲。后来这连步、炮兵由主台官何荣冠率领转移到马尾要塞，在1940年4月20日，为保卫闽江口要塞战役中再次与日寇浴血作战。其时何荣冠已擢升为副台长了。

敌自占领厦门后，继续向内地入侵。对屿仔尾炮台恨之入骨的日本侵略者，再次发起疯狂的报复行动，于1938年5月13日，以敌舰5艘集中炮火轰击我嵩屿阵地。同时，以20余艘军舰集中于屿仔尾海面，并以飞机6架，轮流掩护敌兵200多名强行登陆，对这座尽管已经自行废弃了的南炮台施行摧毁性的破坏，把能够搬动的辅助炮及其他机械设备悉数抢走。

要问这座当年威震东海南疆的屿仔尾南炮台为什么会丧尽敌胆，使日寇望而生畏？那就得翻开近百年来反帝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历史才能分晓。早在清道光20年（1840年）春，闽浙总督邓廷桢为配合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虎门禁烟运动，建设海防要塞而择以构筑的国防工事。当年6月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侵华英军总司令义律率领兵舰40余艘进犯广东不逞，乃转而率舰队侵扰厦门军港。屿仔尾炮台的爱国官兵曾给予迎头痛击，英舰被迫仓惶撤退。

及至清光绪17年（1891年），为加强海防军备，南炮台进行扩建。整座炮城系采用江东砂礞、壳灰、糯米浆及红糖水搅拌夯实而成的。城墙周长约240米，高4.5米（不包括地下层部分），厚1.5米。城墙上筑有女墙、垛口、炮眼。炮台里建有城堡、战壕、兵舍、练兵场、弹药库等等设施。并改装德国克虏伯兵工厂1885年制造的大炮，配有主炮一门，辅助炮三门。主炮配有发电机和动力机械操作台，每颗炮弹重约80~100斤，得使用机械吊送装运和转动；辅助炮则手工可以操作，比较灵便，但射程较短，威力稍逊。南炮台的主炮与胡里山大炮同型号，并称“姐妹炮”，在当年可称得是

红四军到石码开展抗日宣传

陈亚芳 郭士杰

红四军进驻石码期间，掀起了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对于深入发动各界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2年春，红军东路军在进行东征的途中，接到了中央苏区于4月15日发来的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并揭露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是出卖中国污辱中国的行为。同时以毛泽东主席名义郑重发表声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沿途散发传单，广泛宣传，动员群众，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活动。

比较先进的重武器。可是，一直沿用到抗战时期，不无陈旧之感，而与日本的海空军相抗衡，则不免是相形见拙了。然而，“两军相遇勇者胜”，“9·3”炮战中，仍是显示了其威风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鸦片战争与抗日烽火的硝烟早已散消，而这座海滨残壁固垒依旧巍然屹立在祖国的东海南疆。虽历经百年风雨的剥蚀及战火的袭击，建筑遗址依然坚实完好。今天仍然可以在城墙上觅到昔日留下的累累弹痕，使人联想到当年卫国鏖战的情景。现在这座近百年来反帝反侵略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古炮台，已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供诸后世游览凭吊。抚今追昔，令人神驰向往，感慨万千。

（本文参阅1945年5月13日《江声报》刊载的郑寄云撰写的《厦门要塞战前后》。及陈亚芳、黄昆发部分资料线索综合整理的，特此申明）

红军进漳后，立即分兵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执行消灭张贞、扩大红军、筹集军饷等三大任务，同时开展抗日宣传。4月21日，红四军在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以钳形的攻势挺进龙海平原。第十师进驻石码，沿海澄以东向厦门方向警戒；第十一师挺进石角东，前锋直抵灌口、海沧与厦鼓隔海相望，威逼厦门岛。红军进驻石码期间，宣传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除了红军有专门的宣传队之外，群众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经常化装上街，载歌载舞，街头讲演，热情溢洋，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真是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红军在石码的三十多天中，包括庆祝“五一劳动节”，先后共召开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和数十次小会。最大的一次是在西湖小学操场举行军民祝捷胜利大会，参加的有红军、游击队、革委会和各界人民群众多达四、五千人。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军代表罗瑞卿到会发表讲话，他们既讲到红军进漳消灭张贞军阀的重大意义，还发动群众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号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会后演出京剧“汾河湾”，还发放救济粮和救济款给失业工人。会议进行中遇到了国民党飞机前来骚扰，群众听从指挥，有条不紊地进行疏散，飞机过后再集中开会，行动十分迅速，这与红军的纪律和优良作风在群众中树立起好榜样有关。另两次大会在中山公园举行，都是千人以上的宣传会，宣传内容：一是揭露地方军阀张贞的罪恶活动，二是宣传我党的政策主张。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了解这次红军进入漳码的真实意义，同时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把发动抗日的种子深深地播种到石码人民中间生根发芽。

通过抗日宣传活动，漳码各地纷纷成立“反帝大同盟”，石码地区由林月东（即林曼青）负责。他们紧密配合中央红军政治部宣传部组织宣传队上街下乡开展大宣传，既向群众散发宣言和传单，还在城乡各地书写和张贴标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唤起广大民众，行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赶走日本侵略者。有不少十来岁的小鬼十分卖劲，他们一手提着白灰桶，一手提着黑烟桶，在石码镇街道上到处书写壁标，（不上三天，到处都写满了宣传标语。）至

石码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

陈亚芳 柯渊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全国人民发出“献身救国，毁家纾难”的呼声。在这时候，中国共产党闽南特委适时地发表宣言，号召各阶层人民“精神团结，集中一切力量，从事全民抗战”。这一号召，符合人民的愿望，增强人民敌汽同仇，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石码与漳州同样成立“各界抗敌后援会”，以石码特种区区长高峰担任主任委员。下设宣传、侦查、救护、消防等工作组，提出“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组织力量，开展工作。

宣传组发动社会青年和各校师生，组织抗敌剧社、歌咏队、晨呼队（包括晚呼），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抗敌剧社前后排练演出《八、一三炮声》、《沪江烽火》、《卢沟晓月》、《罗店之夜》、《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的鞭子》等抗日节目十多出。各小学师生都组织综合性宣传队排演独幕街头短剧、歌咏、演讲等多样形式，经常进行街头宣传，有时也到附近农村宣传。歌咏队以各小学学生组织，队伍比较庞大，专门练唱抗战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救国歌》、《黄河大合唱》、《抗战的

今龙海一中红军楼下书写着“反对日本出兵中国……”，对面墙壁上四个醒目大字“扩大红军”等标语字迹犹存。在广大农村中尚保存有不少抗日的标语，还有关于“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等革命标语，并被农民群众巧妙地保存下来，足见当时的宣传规模确实是相当广泛的，宣传活动是非常深入人心的。为漳码澄地区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直至赢得反法西斯战争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旗影在飘》、《长城谣》等数十首。还铅印抗战歌曲集，普遍传习，并在战时民校的妇女班、成人班教唱。有的歌曲还以方言译唱，顺口动听。以歌咏配合演剧、晨呼、街头宣传。抗战歌声弥漫全镇，街头巷尾，早晨晚间，不时可听到嘹亮的歌声，即使五、六岁幼儿也会以方言唱出：“大刀……向……日本鬼子头上砍…去…” ……“抗战的时刻来到了”，“前面有勇敢的八路军（不久，“八路军”被改成“中央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晨呼也以小学生为主。每天清晨，穿梭街上，步伐整齐，歌声雄壮，口号激昂，清越地划破寂静的长空，鼓起了人们的抗战情绪。

此外各小学还联合组织过几次的火炬游行，以晚呼的形式，配合歌咏、口号，进行宣传鼓动。

当时，龙溪县组织起了一支抗日救亡宣传的劲旅——漳州芎潮剧社，它是三十年代中期我党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文艺团体。她诞生于祖国严重民族危难之际，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整整四年半的战斗历程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以话剧为主要武器，向闽南广大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对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她向闽南广大人民传达了党的声音，指明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前进方向。应石码各界人士的聘请，剧社派出陈开晞带领演出队，到石码进行公演和宣传，给石码人民以深刻的启发和巨大鼓舞。

在芎潮剧社公演的影响下，石码抗日宣传活动更加活跃，各种方式的宣传队伍走上街头，深入农村，运用演剧、演讲和歌咏等等形式，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激发群众爱国的热情。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义卖鲜花、义卖油条（俗称油炸粿）、义卖报纸等义卖募捐活动，有时一天义卖款竟达1800多元。曾经有人以60元购买一张报纸。还有一个8岁的小学生，把一元钱新年红包款捐献给抗敌后援会，他要求把这一元钱购买五颗子弹，打死五名日本侵略者。足见当时的抗日宣传是深入人心的，确实激发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加入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所以说，这场抗日宣传活动的影晌，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日军侵占浯屿岛罪行

陈启祥

浯屿，是龙海县港尾乡的一个岛屿，与港尾乡东面滨海的岛美村隔海相望，北与厦门市一衣带水之隔。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1938年5月13日，日寇向厦门大举进攻，厦门失守，与厦门一水之隔的浯屿岛，即经常遭受敌机的疯狂扫射。1938年6月间，日军强行登陆，占领了浯屿岛。岛上居民纷纷逃避上山，后被日军发现，从一山洞里搜出居民23人，被绑押到海滩上进行集体枪杀，暴尸海滩。同时还烧毁渔船42艘，房屋11间。有数十名患病的渔民，被汉奸莫清华赶到荒无人烟的语安岛上，任凭风吹雨打，不准亲属照顾，过着颠沛流离，无医无药的悲惨生活，直至死亡。在岛上又肆行烧杀抢掠，种种滔天罪行，令人惨不忍闻。

浯屿沦陷后，日寇为加紧统治岛上人民，大力扶持和利用汉奸莫清华、蔡两和、莫清苞等人，先后组织伪“浯屿自治会”、“行政公署”。在军事方面，组织“闽南警备司令部”，莫清华任行政公署署长兼警备司令，共有伪军三百余人。在经济方面，把持“南华公司”控制全岛经济命脉，发行“流通券”，大肆进行贩毒活动。汉奸莫金福也乘机欺凌剥削人民，不让渔民出海捕鱼，渔民生活困逼，不少人被迫上吊或逃亡。渔民林振福，因日食难度，子死妻亡，也被迫上吊自尽，人亡家灭。当时岛上所需粮食，都是靠奸商从港尾的白沙、大径等地运来，奸商把好米运往厦门贩卖谋利，将好粮供应给驻岛敌军，而卖给群众的却是既掺沙又掺水的劣米。为进一步加紧控制和统治人民，日本人还派出得力心腹片山岩男担任

伪军三团港尾反正纪要

李承德 黄昆发 陈启祥

龙海县港尾乡（原海澄县港尾区）东南滨海，海岸线长80多公里，与厦门岛和语屿岛（港尾辖属）隔海相望。1938年厦门、语屿相继失守之后，港尾区成为国防前线，在战略上应驻重兵防卫，以保疆土。但事实上民国政府只派75师郭殿荣一个营驻守港尾，县保安队一个中队守卓岐、深澳而已，这样现状一直没有改变。

这里于1940年有三团汪伪军登陆、战斗以至反正的事件，一时轰动闽南，在我县历史上留下不可泯灭的一页。

行政公署副署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警务科长等职务。

语屿沦陷期间，日伪还在岛上开设“仁爱堂”、“莲珠堂”等八间妓院，十五间“鸦片馆”，还有专为流氓赌棍勒索劳动人民血汗而设的“娱乐场”、“赌场”等。多少人误踏“烟馆”门槛。整天吞云吐雾，变成面黄肌瘦的“烟鬼”，最后走上抛妻离子的道路。渔民吴平因染上鸦片烟瘾，把全部家具卖光，以至将亲生儿子也卖了出去，最后就因吸毒过度而死亡。至于嫖妓中毒，吸鸦片致残，赌博破产的人，几乎随时可见。日本人还在岛上开办“舞厅”“咖啡馆”，一时弄得岛上乌烟瘴气。同时还在岛上组织“八仙会”、“夜行队”、“十三猛”等封建流氓集团和“大王公盟”、“圣母盟”、“太师公盟”、“三保公盟”、“王爷公盟”。“帝君公盟”、“童仁盟”等迷信组织。岛上人民深受苦难，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十分困难。

1945年8月，日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岛上敌人逃走时还抓走渔民46人，渔船一批，替其运输而去，有的至终下落不明。

194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十日），厦门日寇驱使汉奸黄大伟率领胡耐甫（警卫团）、陈光锐（特务团）和新编步兵张步楼团三个团，合计兵力3000多名，由两军舰、13艘汽艇和4只木排运输，以钳形攻势分南北两路，入侵港尾区。一路是胡、陈两团于17日上午由白坑登陆，登陆后分小数兵力犯镇海，主力则向过山后，岭兜、青阳一线进逼。在青阳又分歧为二：一部沿山坪、山兜迂回南太武山麓，直攻卓岐；并沿海岸绕至王公地之古城，意欲袭击港尾。一部主力则集结于省岭。一路是黄大伟亲信张步楼团约1500人，于18日由屿仔尾登陆，分小数进犯打石坑。主力向许厝进占店地、白沙，直逼港尾之象山，准备与胡、陈两团港尾会师。

在此大军压境之下，港尾驻军只有国民党75师郭殿荣一个营，连同警察所警士合计兵力不及400名，虽则组织抗击，接触开火，因兵力薄弱，在众寡悬殊之下，不敢恋战。一面急电漳州师部求援；一面且战且退，退据省山，扼防梅峰之间，以待援军。但经一场交锋，群情骚动，港尾圩群众纷纷疏散，前往漳浦、漳州、石码等地避难，村里的群众也都转移上山。不料胡、陈两团因素受日寇的歧视压抑，不愿长受驱使，企图寻求出路，有心反正，故止登陆而不挺进。翌日（18日）晨，我驻码水清浚团率步、炮各一营驰赴增援，部署反攻。一面开展政治攻势，向伪军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勿为倭寇利用”、“快快反正杀敌”等口号。在实力反攻和政治攻势下，敌军士气瓦解，军心动摇，内因外因，一起作用。结果胡、陈两团于下午三时左右，派出营长、团副各1人，冲过火线，前来洽降。五时左右又派出团副2人，副官1人，持白旗前来洽降。经过数小时协商达成协议，约定是夜一时，请胡、陈两团长到港尾会晤。是夜一时许，胡、陈两团长举白旗来降。水团长与胡、陈两团长彼此相见以诚。19日上午，伪军两团全部开入港尾天主堂广场休息。至此，两团反正事件圆满结束。

张步楼团较为顽固，从屿仔尾登陆后，经大径一路进至白沙时，遭到水团步、炮队的反击，颇有伤亡，乃退至屿仔尾，梦想夺海回逃厦门。黄大伟急派日舰1艘，汽艇3只，急驶店仔尾接应，

但我炮兵击退。黄大伟情知不妙，下令撤走全部汽艇，撤下张团不顾，逃回厦门去了。张步楼只好据守天马山，尚望胡、陈两团来援，及知两团已降，后路已绝，经过两昼夜，才表示投降。一场轩然大波，始告平息。港尾区及后方人民闻讯，莫不额手称庆。

此次三团反正计官兵3000多人，枪支2800多杆，平射炮、迫击炮及轻重机枪等一批。

先是胡、陈两团反正时，适值俗习“天公生”日，群众即将祀神祭品，丰盛的牲醴、果点、甜果等食品，慰劳反正部队。全部伪军反正后，海澄县政府及各界人民代表组织慰问团和救护队前往港尾进行宣慰工作。当慰问团唱起《流亡三部曲》时，反正士兵纷纷撕下所佩带的伪军帽徽及符号，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祖国不打内战”等口号。

事后驻军报功，郭殿荣提升为副团长；将梅峰寺改称“得胜庙”，并立有碑记。

反正伪军撤离海澄县境时，受到隆重的欢送。途经石码，各界代表列队出郊欢迎，锣鼓鞭炮之声喧天震耳。在码住了两夜，即转往漳州，漳州群众又是一番热烈欢迎，赠送慰问品以表慰劳。

附：泐石志功的碑文

抗战军兴，荣奉令移驻港尾，防守屿仔尾、岛美、碧塘之线，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汉奸黄大伟率部来攻，相持梅峰寺之间。尔时，贼众我寡，苦战两昼夜，我援军源源驻抵，卒使三团反正，特改梅峰寺为“得胜庙”，用志港尾空前胜利耳。副团长郭殿荣。

两边对联：“得三团反正八闽共赞；胜一算机奇四海同钦。”

浯屿伪军莫清华反正

李承德

1938年5月，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以后，第二年即扶植汉奸莫清华为浯屿伪行政公署司令官。管辖三个水上大队，第一大队长是莫清华自兼；第二、三大队由其弟莫狗熊、莫清苞担任。队兵是靠东拈西凑而来，总数不下三百人，备有汽艇数艘。经费大部靠向内地一些走私贩毒分子勒索，以鸦片和工业品换取粮食；另一方面，在浯屿发行伪币“流通券”，榨取民脂。

1943年间，日军临近崩溃，莫清华自认大势无望，想找出路，当时华安“中美合作训练所”（简称华安班）主持人陈达元曾派员与莫清华洽谈促其反正。莫乃在1944年8月间率队伍由白坑、斗美登陆反正。第二天，莫清华队伍即开往漳州接受改编。

莫清华反正后，浯屿群众深恐日军会来岛上进行报复，纷纷乘舢板、帆船逃来港尾暂避“风头”，手中所持伪币流通券只作废纸，人人叫苦连天！很多人变卖衣物以渡三餐。

日机滥炸海澄纪实

刘琼瑶

海澄是漳属一带海防前线，它与厦门唇齿相依。自从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日敌经常派出飞机轰炸骚扰我沿海地区。八年抗战中，与邻县龙溪前后经受日机轰炸过六、七十次。海澄，区区一县，在城关、白水、海沧等地均受灾殃。“人民群众伤亡达177人，被摧毁民房、炸死牲畜、炸毁财物的损失，粗略估计达14298.88万元（国币）”。①

海澄与厦门一衣带水，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采取炸桥、断路、填港等消极抵抗办法，更使人心惶惶不安。傍晚，东海日寇舰艇上探照灯光四射，炮声隆隆；白天，未待县城东郊八卦楼上（晏海楼）警报拉响，敌机已遨游在头顶上，红大膏药圈分明刺目，鬼子的服饰与投弹姿态隐约可辨。几座在县城较为高大的建筑楼房或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及政府机关，都成为敌机猎取的目标，也是日寇把它作为投弹演习好处所。一颗燃烧弹丢下来，街道楼房劈劈啪啪，人畜蚁集蜂涌，霎时化为灰烬，鬼哭神号，尸臭熏人。

下列仅是1939年数月间日寇在海澄留下的罪行，由此见其一斑。

民国28年，（1939年）农历3月23日，海澄西门被炸，平民大知，警察允添等人蒙难。楼房（今海澄镇人民政府斜对面）倒塌数十间，街道瓦砾成堆，残楹横七竖八。同年，农历4月2日，华瑶村遭殃。一个“恐机病”的石码人××逃难到该村，是日一闻机声，即外逃卧伏在村中一株大芒果树下，竟被万恶的鬼子飞机俯冲以机枪射之。同日，内外楼两村也都中弹，风水先生刘登发夫妇，深信“命

抗战期间的石码义务消防队

赖 鄞 祥

可人同志在其《抗战八年石码小志》中有一段这样的回忆：

“日寇进攻厦门前后敌机连年骚扰沿海各县，漳码首当其冲，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至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为止，石码镇受祸二十一次，被炸三十九次，投弹六十四枚，毁房屋二百六十多座，盐艇三艘，帆船五艘，死难同胞八十七人，轻重伤二百二十五人，货品物资及居民财产无数。乃日寇侵略我国期间，石码一处惨痛的史实。”

每当敌机来袭，石码义务消防队同志，负责发出空袭警报，赶赴被轰炸现场参与救护消防工作。大多数同志在无领取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不辞劳累、不怕牺牲，表现出大公无

运”未远离而躲在床底下双双被压死；一户做豆腐乾度日的老头儿名叫刘永吉也在同日归天。4月13日，连远离县城十余里，白水营圩，也突然出现“天灾”。敌机三架于下午三、四次对鸡市、中街、王爷庙后和三宝的竹仔脚投弹八次，扫射一次，死五伤四，楼塌无数。6月25日县城西门佛祖庙前（今海澄镇人民政府后面），又被炸一大窟窿，水盛血肉横飞，令人心寒。8月初旬十天中在县城本厅河一带被炸三次……

够了，敌机似此盲目投弹扫射大屠杀，造成海澄人民空前大恐怖：商店晚上营业，学生下乡上课。清晨，人们扶老携幼，带干粮，投亲戚，跌跌撞撞地流向四方……这是当时海澄人民的生活写照，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海澄人民的一大笔血债。

注：

①见民国三十四年的《福建省沦陷区抗战损失调查汇报》。

私的可贵品质和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他们的高尚事迹，使人至今难忘。

石码很早就有救火会的组织，是由热心公益的商家倡议，发动各店各户募集款项购置产业，及收路头租作为救火会基金。其中后街仔救火会设在西湖亭，后来消防分队迁往金面土地公庙。大码头救火会设在帝君庙内，一直没有变动。新行救火会，又称大宫救火会，会址迁移数次，以在兰汝汉原来住宅做消防队部的时间最长。解放后将消防队业产，（即今新华路46号，医药批发部）修理一新后作为消防分队部。三处救火会各自选举董事掌管产业处理经费，各处救火会均由商店抽送一人担任救火会会员，每处救火会约有会员四、五十人，都是兼职义务。三处救火会各自购置广东制人力救火车一台（俗称水龙，使用时需要八至十个强劳力），配置适量帆布水带，水枪，铁叉，铁帽，水桶等救火用具。大码头救火会后来增加一台柴油动力机，和一台电动机都用于抽水。每晚都有两名值勤人员住宿在各处救火会内，发生火警时，急起鸣锣集众奔赴现场。也有部分会员看到火起自动跑来报警；有的虽未听见锣声，迳赴起火地点参加抢救。为了提高消防技术，还和厦门慈善团体同仁堂联系，聘请黄河昌教练来码指导。

“七七”事变以后，石码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成立抗敌后援会，救火会一度由抗敌后援会领导。后来又划归石码警察所领导，称义勇消防警察中队。大码头编为消防第一分队，分队长杨狮，队副洪耀木，班长黄玉太，詹清根，洪宁。新行编为消防第二分队，队长黄长江，队副陈岐山，班长郭郑魁，康锦波，陈乾。后街仔编为消防第三分队，队长余顺良，队副林杰成，班长林亚兴，钱和尚，苏锦成。

为了防备敌机偷袭，最初利用大港墘礼拜堂的铜钟（由消防第一、三分队负责），和天主教堂的铎钟（由消防二队和石码警察所负责），作为空袭警报讯号。天主教堂铎钟被移在福寿街，原博爱镇公所四楼屋顶，即今个体协会办公处屋顶。当接到沿海前线防空哨所电话通知，得到敌机起飞情报后，立即敲钟报警。大港墘礼

拜堂值勤人员听到钟声，也同时敲钟使住在顶码地区居民知道敌机空袭消息。后来买到一台手摇警报器，装在中山公园六角亭（今已拆除）上，代替了敲钟报警的办法。解放后又改用电动警报器移装在石码公安分局屋顶作为火警讯号。

石码警察所以对义勇消防警察训练工作十分重视，除派巡宫林绍寅兼消防中队长担任军事训练外，并派黄祖武，吴克制，吴元良三人分别担任各消防分队训练员。经常集中在中山公园训练，攀登竹篙与从高处跳落地面等动作。有一次还在登第村附近空地搭一草屋放火烧焚，作为假想火灾场，供三队队员演习救火动作，进行现场评比，互相促进提高。

据一些老消防队员回忆，发生火灾多半在冬天深夜，气候虽然寒冷，因为心热似火，奔跑赶到现场已是满头大汗，在熊熊烈火煎迫下操作片刻，即已汗水湿透全身。但在火灭归队途中，北风吹来倍觉寒冷，回家后赶紧擦干汗水饮下自备的红糖生姜汤以防感冒。邻近石码的村庄发生火警，也尽力驰往救援，严溪头，园仔头等村都曾去救火。田间路狭，救火车无法通行时，就用小船载运，千方百计设法达到救火目的地。敌机投弹轰炸后，大量房屋倒塌，他们抢入险地，通过危墙，救死扶伤。顾不得自己衣裤被钩破，皮肤被擦伤，头面被落瓦打伤，手脚被铁钉刺痛，回家之后自费调治。有时因为养伤误工数日减少收入也无怨言，这种舍己为人的可贵精神值得年青人学习。

解放初期在原有消防中队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女分队，担任救护工作。这时中队部设在大码头第一分队部内，由石码公安分局领导，周阿赞，黄国勇等同志担任过中队副。又曾抽调男女队员组织消防剧社，由林亚兴同志担任导演。有一次去严溪头演出，在演“打严嵩”一剧时，老年观众认为有意侮辱严姓先人因而表示不满，好在大多数青年观众能顾大局，识大体，替他们作了解释才免闹出事来。

石码解放不久，连连发生数起较大火灾，如甘棠前民房和纸箔厂仓库失火都有烧死人。义务消防队队员积极参加抢救，表现突

出，公安部第七局李局长来码视察时，觉得石码消防队具有特色，可以从中总结出一条经验来。认为石码消防队这种“有事办消防，无事搞生产”的义务消防制度，不但发扬了人们互相关心安危，患难相帮的精神，而且为国家节约行政经费，值得向全国宣传推广。

可是，1958年开始大炼钢铁那一次运动后，义务消防队员没有余暇从事业余消防工作，消防队组织逐渐涣散。1959年由消防队骨干郭吕通，张乌脚，黄木树三位同志，利用十分简陋的设备，办起消防机修厂。所得收入解决了一小部份消防队员的生活费，政府发给服装及其他消防经费。发生火警时，除了这些骨干消防队员出动以外，还有一些原来的消防队员和当地群众，自动赶来参加救火，这时的消防事业变成民办公助的性质。消防机修厂的业务逐渐兴旺，范围日益扩大，参加消防工作人员随着增加，县保险公司赠送一架手推消防车之后，石码公安分局又向上级请准购置长春第一汽车厂出产的解放牌汽车一辆。这时有少数消防骨干脱产为专职人员，1967年全部常备消防人员纳入正规编制，由参军服役人员担任，消防设备也年年有所补充。1985年港口消防大楼建成，消防队由公园路15号旧址迁往港口。消防机修厂于1967年由石码公社接收，成为社办企业，1987年起发展为现在的水泵厂。石码义务消防队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在消防史上永远保留着光辉的一页。

抗战时期漳码的公路交通

郑调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翌年5月13日厦门沦陷。在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政策影响下，国民党军队士无斗志，一触即溃，老百姓惊慌失措，纷纷逃难。厦门的人逃至漳州、石码，就认为比较安全了；漳码的人却逃往南靖、平和、华安、长泰等地，情况极端混乱。

当时，漳州驻军是国民党军75师宋天才部。他们执行消极抗战、焦土抗战政策，消极抵抗，积极破坏。除在九龙江的镇头宫至浮宫之间的河道，设下四道“封锁线”以外，下令在龙溪、海澄两县及其附邻地方，破坏公路交通，拆毁一切桥梁，妄图阻止日军的进攻。当时大如漳州的新桥、旧桥和龙溪县著名古代石桥江东桥，以及公路上一切长短桥梁；小至九龙江支流港汊上的人行桥以至农村田野小板桥，一概给以破坏，或炸或拆，无一幸免。又劳役人民把漳码澄一带的公路，横断斩截，节节挖沟，每三、五十米不等，便挖一沟，连绵不绝。以漳浮公路为例，沟长同公路宽度一样，宽七、八米，深五、六米，成长方形深坑，把公路破坏得不可收拾。不但公路干线，即使山坡路，如古县至马岭之间的黄山仔埔地段，也照样破坏不留。

在这样的破坏下，漳码等一带的陆上交通，极端不便。平坦的公路，变成无数深坑，积水成池，一切车辆自是不能通行，即便步行，也是曲折蜿蜒，迂回而进，增加大量行程，增耗大量时间，而且时常有人滑跌坑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另行寻觅古时沿江的陆上小道，或绕田径而行。这种情况，一直延至抗战后期，敌人显现无力入侵时，才逐渐修复过来。但一些大桥，如漳州新、旧桥，江东桥等主要桥梁，则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架搭木桥相接为便桥，以济行人。

抗战时的陆上转运站

尤联芳口述 郭士杰整理

角美原是龙溪县属普通圩场，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中，由于日军攻陷厦门封锁海口，对外贸易和南北通商失去了联系，石码海运事业于抗战初期趋于衰落，内地许多农副产品都得靠陆路运输来解决销售问题。而作为福厦漳泉以及闽西南各方必经之地的角美圩，就此应运而生，自然形成交通运输频繁的局面，发挥了抗战非常时期陆上转运站的枢纽作用，并迅速发展成为新型的商业集镇。为沟通闽西南的交通运输，推动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日军的海上封锁，坚持抗战到底直至胜利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该圩集位于龙溪、同安、海澄县的交界处。明末清初，这三县包括邻近的长泰、厦门都是习惯于集中到角尾圩场进行物资交易。1930年，漳嵩公路正式通车后，这里设有汽车站，还与石厝、石美的航运码头建立水陆联运，商业日臻繁荣并迅速形成较大型的市集。至1932年完成了拆建旧式街道的任务，从原来三米宽左右拆建成七点四米宽的水泥路面，街道两旁建设起具有南方建筑风格与特色的整齐楼房和“五脚距”（人行道）。街道布局呈“耳”字形，此外，还有许多圩场、通巷交错其间，新型的镇集初具规模，为进一步扩大集市贸易提供了更多的方便。遂改“尾”（县尾）为“美”（繁华），于抗战期间建镇。

由于日寇封锁海运，民国政府又采取消极的防御措施，内部自行炸断公路、桥梁，汽车不得行驶而为肩挑骡马驮所替代。每天都有成群结队、肩挑骡驮、川流不息的商贩，东北方向从晋江、同安一带挑运海盐、生油、五谷、京果、锡箔途经角美，流向龙溪、长

泰、华安、南靖，以至闽西一带；西面从长泰、龙溪一带挑运米谷、蔗糖、果蔬以及土纺再生棉织布类等物资，途经角美运销同安、晋江，以至闽北各地；闽西一带的纸、竹及土特产品也是通过角美转而北运，镇上的和兴纸郊即是专做闽西纸张和土特产品的转运货栈；南边的海澄、浮宫、白水、港尾，以至漳浦一带的水果、水产品 and 海盐等物资也通过水运过渡上陆，途经角美运销西北地区。为了躲避敌机前来轰炸扫射的干扰，这些步担和骡马驮都得成群结队，赶早摸黑通过角美镇。因而这里的旅馆、客货栈和饮食服务行业也都得通宵达旦，殷勤服务。旅馆多是招待过往行商旅客，客栈主要接待肩客脚伕，货栈则以寄存和托运货物为主。还有邻近的社头村居民腾出房屋供临时住宿，弥补客货栈的不足以便利客商需求。此外，还有在旷场上临时搭棚设槽以接纳骡马歇息者。由于步担的兴盛，在角美街上尽可以听到各色语言，可以看到各样扁挑，如，泉州一带的双头翘扁挑，福州一带的大板竹扁挑，角美一带的番柴扁挑，还有闽西以及华安、长泰一带的柴扁挑加顶杖（是一根木杖以顶住扁挑中点，代替肩膀，使稍事休息之用）……。角美商业交通最繁盛的阶段是1940至1944年，这里开始办有四个转运站和驿运站，后来通过竞争合并成为两个站。其中以漳泉两地私人合股联营的闽南转运站规模为最大型，他们在角美设立总站，有货栈仓库接纳过境货商，办理托运业务。还在漳州、石码、同安、马巷、水头、泉州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做到起点有货栈仓库存放货物，沿途代办托运站站转运，终点货物交代有着落，保证安全到达而后结算收费。

与此同时，在内河水陆联运方面，除各路船只集中在石美港停泊之外，这里还自己置有交通船二艘，汽船二艘，大小帆船橹船不计其数。石厝、以至角美的船仔头（现镇招待所靠港处）也都筑有码头停靠客货船只，最高峰多达百艘，并有汽船每日随潮汐涨落川走石码等地。厦门沦陷后，停留在厦鼓的归国华侨不能返回大陆，海外侨胞联合提出抗议，经过国际的交涉，后来解决“海龙号”汽船作为合法的交通船，指定以石美港为停靠点，每日川走厦门港一次，

但必须悬挂有英国或葡萄牙的国旗，停靠在鼓浪屿万国公地。后来逐渐发展到多点多艘交通船营运客货，甚至有人通过有关的渠道，冒险地直接停靠厦门码头卸货。从此，石美港也为交通船、走私船开辟了航途。因而在抗战封锁海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石美港能继续保持着其畸形和特殊的繁荣局面。

角美镇集虽小，五业俱全，日日见圩，生意兴隆，尤以抗战时期为最盛。这里在猪仔寮、田厝埕设有两个猪仔圩，每圩交易进出大小猪数百头；在宅仔楼设有个牛圩，最多时一圩交易近百头。所以逢“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都有赶圩的日子。周围群众，东从海沧、鼎美、新安、下洋、灌口、杏林、同安；西从长泰、漳州、华安、南靖；南从石码、海澄、浮宫、白水、港尾到漳浦，都集中到这里来做买卖，真个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异常。街上的菜市场，每天上市的新鲜菜蔬、水果、水产、肉食品和各种农产品，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是个全年性的交易圩市场。另有五谷市场，集中交易粮油、五谷、土特产品，一般从农历五月节上市开始，延续至十月份散圩，约有半年的时间。这两市场都有专人当圩长，负责管理，主要充当中间人，代过秤和仲裁相互间的争执，从中收取管理费。

以粮食为主的厂商形成了角美镇的经济支柱，因为西北溪两岸和长泰等产粮区，此时期内的粮食多是集中到这里进行加工和转运。镇上有十家碾米厂（其中两家有蒸汽机），还有十多家米店（附有人工舂米的石臼设备），这些米商多兼营有豆饼、肥田粉；五谷商和糖油商多兼营有龙眼干。其他油坊、酒坊业，食品酱油业，竹器业、木农具家具业，铸造业，打铁铺，纸箔，烟丝，茶叶，京果，日杂、百货、纱布，金银首饰，糕饼，菜馆饭店，旅馆客、货栈，照相馆，中西药铺，转运站，驿运站，发电厂。还有省银行办事处，税务所，邮政局等等机构设置。其他没有商号的鱼肉、蔬菜、饮食等等摊贩不计其数。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由于角美镇成为抗战期间，闽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集散地，因而民国政府在角美镇设有税务所，配备有公务人员十多

名；邮政局也配有十多名，每天均有邮差挑运邮件进进出出，忙碌异常。在这时期内的饮食服务行业亦特别兴盛，各地名厨师都被吸引到这里来，他们在镇上兴办菜馆饭店之外，还有沿街摆摊设点的，多达三、四十摊。过往商旅、脚伕不单可以途经镇上歇息打点，任意选用适意饭点。诸如一般餐点外，另有几件外地风味的小吃：南洋风味的咖哩饭，连城人的肉包，福州人的继光饼，汀州人的北仔饼，广东人的西饼等等。不单是饱餐的，还可领略蚝仔煎、土笋冻、清汤虾面等等南方风味的特有菜肴佳点。

经过角美陆上转运站的商业交流，还推动了内地商品生产的发展。除龙溪、长泰的稻谷生产之外，还有角美的柑桔，九湖的荔枝，程溪的凤梨，天宝的香蕉，浦南的文旦柚，龙同海一带的龙眼。其中光龙眼一项，最多时每日上市量达一、两百担。龙溪的早熟龙眼品种中袍从农历六月半过采摘登场，至八月半过还有同安晚熟的天红、大袍等品种供应市场。角美附近相当多的农户均设有焙寮，就地收购龙眼加工烘制龙眼干运销各地。水产品以淡水鱼养殖为最大宗，还有石美、西边、白礁等村的蛏、蚝、蜆等贝壳类海产品。並加工蛏干、蚝干远销省内外。沿海的海沧、港尾、浯屿、斗美、佛昙等地的海产品生产，也是通过角美运销各地。此外，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漳州的市尾，步文的兰田，颜厝的洪塘、田址和马州一带，均有农户利用回收旧棉被，纺织成再生的土纺布匹，通过角美运销同安、晋江地区，为战时自给生产的重大措施。

所以说，角美镇在抗战时期，对于促进内地发展商品生产，繁荣闽西南的经济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支援前线坚持抗日也是作出积极贡献的。

烽火连天不辍学

——大同中学内迁海澄纪事

许镇藩 刘琼瑶

厦门沦陷前夕，厦门私立大同中学在抗日战火弥漫中，于1937年底内迁海澄厚仔许社。借文鼎小学的部分校舍，因陋就简，于1938年初开始招生上课，新旧生共约两百多人，是为海澄有中学之始。

其时，校长为许鸿图，老师配备也颇齐全，计有苏渺公、谢投八等20余位，大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学有专长的，因而颇收教学宏果。

当时办校的条件极其困难，教师在临时搭建的竹棚里办公。师生一部分租借民房，学生大部分走读。更谈不上图书、仪器、医疗卫生、体育设施等设备了，确实是一无所有的。

其时学校的经费相当困难，主要靠学生缴纳的学费以维持，学生家庭多属贫苦农户，大多数无力负担子女学费，故申请减免费者颇多，学校收入因之锐减。经费缺，教师待遇微薄，生活清苦，但老师们献身教学，吃苦的精神令人钦敬。

1938年5月间，厦门陷入敌手，形势急转直下，海澄成为前线。日寇日夜炮击，轰炸沿海城镇，海澄、石码等地连续被炸。民国政府采取炸桥、断路、填港等消极抵抗办法，社会治安不宁，人心惶惶不安。一年级×同学（侨眷）半夜被土匪绑票；几位寄宿生衣物全部被窃。师生教学不安，学校面临严峻关头，为了师生安全，为了坚持教学，于1939年春，分年段疏散到靠山的港边和路边村（都为今东园乡）上课。二地相距近十里，崎岖小路，来往联系、上课很不方便。师生散住在各农户中，以祠堂寺庙为课堂，山边树下为活动场所。全体师生在这国难当头，环境恶劣情况下，同仇

敌忾，团结奋斗；在穷乡僻壤之中，高唱抗日歌曲，坚持完成教学任务。

人们清楚记得：一位童子军教练潘国石老师，初来时身材魁梧，不到一年因操劳过度，染上肠炎未得及时治疗，终于长眠在港边山上。一位厦门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教师陈嘉祥先生，他各科都会教，是全面发展的优秀教师，可惜也因长期工作劳累，营养缺乏而致肺病，后病故在海澄港边村。最令人痛惜的是老同盟会会员、爱国志士、诗人苏渺公先生，他笔尖如刀，专门指向社会不平事（有渺公笔之称）。他沉默寡言，不分日夜伏案斗室，备课批改作业，但不幸这位德高望重受人爱戴的良师也因工作过劳，病逝在南靖山城南苑楼里。

其时学习条件之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学习没有课本，多数由教师自编教材，上课时老师口述，学生记录；少数用油印，如国文教材。学几何，某同学有把旧圆规，大家争先借用，因这玩艺儿在当时确实难以买到。其他理化仪器，药物奇缺，更谈不到实验。时局又那么吃紧，白天疏散，傍晚上课，更苦的是部分贫困远道同学难于到校集中学习，他们走读，来回一二十里，然而从来未缺课。同仇敌忾，谁也不叫苦，他们在路上互相切磋，解决一些疑难题目。

是的，师生们在风雨中前进，学校秩序也不见得纷乱，一切活动如期开展。人们不会忘记的是：在港边村的祠堂大埕上，每两三周有一次全校师生大集合的所谓纪念周会。会前会后，每当深孚众望的高惠生老师的笛子一起调，师生情绪立即沸腾起来了，“风在吼，马在叫……”“卢沟桥，卢沟桥……”的歌声响彻云霄，气壮山河。周围的老阿伯，老大娘凝神谛听，喜气洋洋，久而久之连孩子们也能引吭高歌。当时学校还在力所能及情况下，举行过乒乓球、跳高、跳远、爬山、长跑等体育活动及写字、作文等学业比赛。总之，学校内迁海澄仅二年许，由于老师言传身教，不断鼓舞同学爱国热情，调动学习积极性，故在极端恶劣环境中使海澄数百名青少年得以受到中等教育机会，为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现单就县城一带的三十余位大同同学来说，受过大学教育的就有十六人，不少

1945年日寇流窜港尾白坑情况

编者按：1945年金门一批日寇登陆港尾白坑流窜汕头事件，“文革”前曾有当时带路人蓝步清口述，组稿小组整理的存稿一篇，现又收到新稿两篇。查阅两稿内容，在登陆时间、人数、分批情况、白坑停留时间以及骚扰罪行等问题，均有较大出入。在目前手头尚无其他材料可资根据校核，暂将旧稿摘录与新稿两说并存。如有知情读者，敬希来教更正。

一、1945年日寇万名登陆港尾 流窜罪行录

蔡钟炎 起翔 黄昆发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境地。不但海上受到盟军封锁，甚至日本本土，也已处于盟军的海、空包围之下。侵华各地日寇，面临崩溃危机，纷纷谋求出路，而海道既然不通，乃计划转由我国内陆撤退。

同学在各个岗位上作出一定的贡献。他们感动地说：

“母校老师们时刻印在我们心中”。

“饮水思源，没有他们，怎有今日！”

1939年底，时局瞬息万变，日寇得寸进尺，蠢蠢欲动，连白水营等农村集镇也遭受轰炸了。县城百姓纷纷迁家，学校不得不再度转移。在规定日期，全校师生齐集在海澄港口，坐上学校统包船只，经三天行程，终于到达南靖山城圩。师生们挺胸阔步地走上南苑楼，又继续教学上的另一个长征。

日本陆军大佐德本忠信（以下简称德本）就是由太平洋占领岛屿战败，率领残兵于4月上旬退守厦门，伺机入窜内地的。驻夏日寇系属海军系统势力，一切权力由海军司令福田独揽，德本到厦，不受福田欢迎，在厦仅住三天，即被排挤转移金门。金门驻军为数不多，也是福田部属，双方因种卖鸦片，引起利益冲突，互相倾轧。但德本势单，仍被种种刁难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德本感到蛰居孤岛，寄人篱下，粮秣军需补给困难，长期留守必遭覆灭，遂萌内窜念头。适逢接奉日本陆军部电示，令德本率部速向内陆撤退汕头集中待命。于是，德本乃迅作准备，决定分为两路，一是部队从金门出发，一是浪人从厦门出发，登陆白坑，然后出浦、云、诏，经汾水关入粤以达汕头。

1945年6月29日（农历5月20日）午夜3时，首批日敌，约五、六百人，乘渔船从海澄县港尾区的白坑登陆，天刚亮即大肆抢劫粮食财物。当天下午六时左右，大批部队到达，约七、八千人，驴马近千匹，马夫千人，还有许多炮车，估计约近一万人左右。当船返回时，均转运耕牛而去，白坑一保被抢去耕牛124头，群众的粮食衣服、牲畜家禽，都被抢光；门窗户扇、床板桌椅一概作火烧用；地里的花生（白坑的主要作物）地瓜，被收作驴马饲料。居民则纷纷四处逃难，留下的老幼孱弱，敌人临走时，还被抓去三、四十人作挑伕，后来有五个人终于生死不明。敌军在白坑住了一个星期，至7月6日（农历5月27日）才撤向漳浦而去。

此次日寇登陆逃窜，白坑首当其冲，抢掠一个星期，全村村民全部倾家荡产。事后粗略调查统计，白坑全保损失折款达1200余万元（国币）。

正当日寇登陆白坑，形势十分紧张，群众万分危难之际，海澄县政府，只忙于疏散应变工作，前线虽有75师蔡营长及自卫队李中队长率兵驻防，但只作外围监视，乡保队附和警卫班又仅负责交通警戒线防奸任务，都始终不放一枪不发一炮，听凭敌军从容抢掠流窜过境。

敌军进入漳浦县境，分兵窜扰田中央，桥仔头等地。照样大肆

劫夺。驻扎前亭圩、大社的日寇抓到妇女就拖到学校里去轮奸，种种罪行令人发指。

此次日寇流窜，沿途抢掠，事后调查港尾地区共损失2697.55万元(国币，下同)。其中房屋损失12.75万元，器具209.09万元，衣服956.10万元，首饰140.03万元，图书0.20万元，现款9.44万元，粮食563.19万元，牲畜678.62万元，其他损失123.08万元。真是一场浩劫。

附：原海澄县镇海乡白坑保保民代表蔡金水、蔡添茂等十三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恤的呈文：

“呈为敌人登陆，惨遭破产殆尽，恳请体念残酷祸殃，恩予想法救济，并乞俯恤豁免各种捐款及田赋、征兵负担，以明国家怜恤之衷而苏民困事：海澄县镇海乡白坑保，位处滨海，为国防最前线地区，抗战以来，频遭敌伪之窥伺侵扰，为民国廿九年港尾二·一七战役，伪军三团投诚反正之举，亦由于属保辖内而登陆者。此次古历五月廿日，敌人于琉球岛失败之后，海道阻塞，企图就陆流窜于潮汕方面，又仍从属辖之神户海滩登陆，占据掩护。自廿日午夜三时即行登陆，驻扎掩护，其增援部队，首尾共一万余名，马只千头，前后停留一星期之久，惨遭祸殃，全保破产殆尽，莫可言状。……兹将敌人登陆驻扎期间内之蹂躏惨状，略为陈述察鉴。廿日午夜三时，敌人登陆，计有五、六百人，到天亮时即大肆抢劫财物粮食等，极形杂乱。是日下午六时，大批部队到达，计正规队伍七、八千人，马匹千头，马伕一千余人，合计一万名左右。当其援队到达之时，所有弋返船只，均换载耕牛前去。全保被抢劫耕牛计一百二十四头，住户衣服、粮食及大小牲畜如猪、羊、鸡、鸭等均被洗劫一空；又如花生，地瓜等亦均被洗取饲马之用，甚至逐户家中眠床，椅子用具之类俱搬取作火柴，种种暴行，目不忍睹。民众方面，除乘机外逃之外，其余残弱者三、四十人，当其撤退时，都遭擒拿为挑伕，至今尚有五人无归，生死未卜。历至廿七日始全部撤退，善后调查统计，损失数目已达1200余万元，故家家户户，俱已破产净尽，无一幸免残存，如此惨遭苦况，实为沿海空前未有之损失。查地处穷僻海隅，民生凋敝，抗战前多业鱼为生，然自抗战军

兴，海外生涯即告断绝，以全保原有田园年计收入尚不敷人口供应，因而民生更呈凋零，此次又惨遭兵祸，民众已无法聊生，此一事实，昭然不难调查也……理合诉叙下情，联名备文呈叩钧长察鉴，体念情形特殊，关心民命，恩施救济，分别豁免各项负担以昭怜恤而苏民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

二、日寇登陆港尾白坑始末（摘录）

蓝步青口述 组稿小组整理

1945年7月，日寇登陆港尾白坑，向汕头方面撤退，我亲自带路随行至目的地。现就记忆所及，将经过始末，谈述如下：

一、日寇陆海军互相倾轧（略）

二、白坑登陆经过情况

德本（第一部分载明德本忠信陆军少佐）吃了海军的亏，经济方面受到很大打击，且金门系一孤岛，粮秣军需补给亦有困难，长期留驻，必遭覆灭。在此时间，日寇在各地失败消息纷纷传来，更使德本感到惶恐不安，遂萌内窜念头。适逢接奉日寇陆军部电示，命令德本部队速向内陆撤退汕头集中待命。德本接此电令，速作撤退准备工作，决定从港尾白坑登陆，经漳浦、云霄、诏安，出汾水关入粤境饶平抵达汕头。路线确定后，碰到困难：（1）兵力不足，恐遭截击；（2）地形不熟，怕受包围；（3）海道封锁，运输困难。因此就在金门强征驴驮一百头，驴伕一百名及渔船等运输工具，并前往厦门向福田（厦门海军司令）乞援，要求释放王昌盛、林福桂、洪栋梁、林廷芳等四人（均台湾人。在厦门经营鸦片的德本走卒，被福田逮捕）为其带路，还要物色一个熟悉港尾一带地方情况的人带路，由王昌盛向德本介绍而牵引到我来。当时我在兴南俱乐部（赌场）任职，王来对我说：“你的家乡在港尾隆教，

当地情况熟悉，你来为我们带路”。我不得已允其所请，但向王提出条件：带至隆教，我就要返厦（但登陆后情况变化，海道交通断绝，只得跟敌撤至汕头）。与此同时，德本还在厦门纠集了台湾浪人和本地流氓四十多人，随军撤退，以助声势。

撤退计划准备就绪以后，即于7月29日（农历6月21日下午5时，分为两路乘渔船向白坑登陆。一路从金门出发，由德本率领日寇三百多人，配有过山炮二门，平射炮二门，马三十多匹，粮食约二百包和其他军用物资，及驴驮一百匹，驴伕一百名，分为三批，在三天内陆续登陆。另一路从厦门十三码头乘渔船出发，由王昌盛、林福桂、洪栋梁、林廷芳、何光义、走水（姓名不明），等六人带领浪人和本地流氓共四十多人，分为两批两天向指定目的地登陆。登陆时不发一枪一炮，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在白坑停留三日两夜。至第三天早，点齐人马，全部共约五百多人，驴、马共一百三十多匹，炮四门，向隆教进发。在途中据报南太武塔国民党军队设有电台，乃开炮轰击四十多发，以壮声威。在隆教时，宗亲蓝守仁（任隆教小学校长）曾叫人对我劝说反正。当时我只是带路随行，又无枪械配备，不敢从事。我只向来人说，日寇会在漳浦县停歇一夜，暗示他能将情报给国民党军队来包围。为便利撤退，减少载运物资的困难，在白坑暂留粮食一百多包及一些军用物资，只留日寇一人看守，过后听说，那个日寇被国民党军斩下首级，呈报邀功。

是晚，从隆教进入前陈，夜宿佛昙，第三天至赤湖，沿途通畅无阻，均未发生接触。只有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从身上搜出蒋军臂章，遂死于日寇刺刀之下；另发现一个汕头口音的农民，被日寇盘查，因言语不通，经跟敌逃窜的一个郑旭上前询问，该农民骗郑至过桥转湾时，将他推倒，抽其身上佩刀刺死。第四天抵乌石，与蒋军华安班打过一阵，打死蒋军一人，缴获卡宾枪一支。第五天进入漳浦县城，驻过一夜，发现有“活捉德本忠信赏银一万元”的标语。翌日，下午二时，向盘陀岭推进，将近山下时，据守岭上的华安班开炮三、四发。据说岭上有美国人指挥，并有飞机扫射，日寇亦开炮还击，顷刻间岭上炮声停息，华安班亦已退却，是役日寇

抗日胜利的石码之夜

柯渊深

亿万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心情抑郁思想紧张，怀不开，眉不扬的苦难生活，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时刻，顷刻间暴发倾泻而出，有如久年痼疾，一旦痊愈一样的痛快。

日本投降的消息是通过电信机构海报和报纸号外传递到的。当人们接受消息之后，顿时骚动起来，不约而同，随时听到消息，立刻放下正在干的工作，正在办的事情，停止正在进行的活动。不约而同地跨出门去，由大街走到小巷，各去找亲访友，奔走相告，一人报给一人，两人又去报给三人，一个接报一个，成群成伙，在街上奔跃欢呼。霎时间，满街三五成群，或笑语殷殷，或高声欢叫，或纵

一死两伤。越过盘陀岭，星夜赶至渡头，待潮水退后，涉水进入云霄县城，即长驱直入诏安县，在四都住过一夜。是晚，到处螺声（鸣号角）四起，日寇惊慌失措，整夜戒备，不敢入睡。天刚破晓即匆忙出发，过汾水关入粤境饶平。汕头日军早已派人来接，并在交叉路口撒下灰粉路标，引至目的地。

在沿途撤退途中，为避免盟机空袭和截击，不敢蠢莽行动，先以尖兵十多人前行搜索，传喊口令，大队人马才敢继续前进。我始终与王昌盛等人在一起，恐遭意外。在出发时，德本曾命令所属，不许单独行动。据我所知，这次撤退、沿途经过地方，对群众没有干扰，只抓杀五、六头大猪，数十只鸡鸭，其他财物没有劫取。

这次撤退，自白坑登陆抵汕头，先后经过十四天，行程二百九十六公里，发生了二次接触，死三人，伤二人，及丢下一些财物，消耗枪炮弹不上五百发，即安全到达目的地——汕头。

情呼喊，更有奔趋快走，边跑边喊“日本鬼仔投降了，呵——”、“日本鬼仔投降了，噢，噢！”、“噢！呵！我们胜利了！”

这天正是农历七月普渡日，打石街户户宴客，一家酒店金益丰号，宾客刚始入席开宴，酒未三巡，突然电信局来人，找到宾客中王某，急急报他，有日本投降的急电，要他迅速回局写海报。举座闻讯，酒不顾喝，一哄而散，走报他人而去。西湖小学操场，正在较量排球，天虽黑而局未终，有报说日本投降了，你们还在打球，大家听了，拿起衣服，各自匆匆走出校门，报喜去了。住在新行下码尾的厦门难民（厦门沦陷后陆续逃出的）十多户成百人，闻讯后倾家而出，麇集街心，有的打牙杯，有的敲面盆，有的击铁桶，欢呼狂舞。

不知谁家放起鞭炮来，马上有人响应，一家而数家，而十数家、而百家，顿时蔓延开来，此起彼落，无有己时，竟然放至午夜未辍。炮仔街（今九二〇路）洪景美百货店放得最久最多，声传远近，脍炙人口。

正当满街人流当儿，各小学晚呼队上街了，它们是抗战时期学校的一种宣传组织形式，与抗战相始终，平时分日分批出动，今晚全体动员，每校一队各自择路，浩浩荡荡穿梭全镇，以儿童团队长领队，老师指导，大队人马唱着“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抗战歌曲，呼着口号，插进人群。当队长接在歌声之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时，老师问他现在日本不是倒了吗？队长一怔问，该喊什么？在老师启发下，马上改呼“抗战胜利万岁！”一时间群众也和呼起来。歌声、口号、欢呼、欢笑声、爆竹声，真是欢声雷动。

是夜薄海腾欢，全部市民沉浸在狂欢的浪潮中，深夜始寂。

翌日，余兴犹在，见面套语便是昨夜观感，或谓其欢乐心情和鞭炮之声，为除夕所不及；或谓痛快之情，无与伦比。

不数日物价普遍下跌，尤以黄金、纱、布为甚。进出口商吴某，刚于临近日本投降之日，购进大批纱布，听到日本投降消息，楞了半晌，乃皆大欢喜中的个别逆例。

驻厦日本占领军来码请降事略

龙文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出终战诏书，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也致电中国政府乞降。8月28日厦门日本侵略军派海军少佐驹林力和日本厦门总领事永岩弥生为代表前来石码洽降，向我方福建省保安纵队部司令严泽元递交日军投降准备事项和备忘录，严以日军代表官阶过低，不适代表资格，未携足证件饬其返回易人。翌日（29日）下午，驻厦日军最高司令部指挥原田清一，派遣海军大佐松本和领事馆书记官林乃恭并随员等6人，乘“烟台山”号电船前来石码请求缴降。日本请降使低眉垂眼手持降书齐举胸前，腰佩扎白布指挥刀，自码头始，直趋商会受降处（今县文化馆大楼）。受降仪式于下午3时30分开始。历时约40分钟结束后，降使一行立即退出，上船返厦。

抗日将领苏精诚略历

陈亚芳

苏精诚，小名苏脚桶，1915年出生于海澄县第四区虎渡村（现龙海县东泗乡虎渡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红军进漳的消息传来后，他和苏孝顺（即苏静）从厦门搭船返回海澄家乡组织一支游击队，随后把队伍带到石码红四军驻地并转到漳州报到。多数人参加了王占春领导的“红三团”，苏精诚被挑选出来参加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央苏区，参加过第

抗日女英雄李林略历

林奋勇 陈亚芳

李林，原名李秀若，福建省龙溪县人，是位归侨抗日女英雄。1915年出生于漳州，自幼随养父母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定居石码镇，並到集美侨校读书，后转到杭州、上海、北平等地继续求学，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投笔从戎，从北平到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历任中共大同工委宣委，雁北游击队政治主任，晋绥边区骑兵营教导员，晋绥边委会秘书，第十一专署秘书主任。1940年4月26日在东平太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接着，参加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先后担任我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政治委员，129师386旅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在陕甘宁地区为同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尽艰辛；在山西抗日前线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苦战，屡立战功。他参加过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总是身先士卒，战功彪炳。1941年1月28日，不幸在山西武乡县韩壁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6岁。是我党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抗日将领。

辛亥革命海澄光复记

蔡 钟 炎

1911年（辛亥）夏天，同盟会会员林新民（三都人），由越南回国，偕二、三位知己来到海澄县城，秘密了解海澄知识界的爱国志士，通过其老师陈浣澜等人的努力，经过十多天的动员组织，学界、商界敢于加入同盟会者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多是热诚、正直、刚毅、果敢的人士。审时度势，估计是年秋天，同盟会将会大举义旗，起义光复，因而积极规划机构，筹饷购械，部署事务，充分做好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的一切准备工作。不久，武汉首义，各地民军控制重要地点与清军鏖战，农历九月十四日，海澄同盟会同志召集紧急会议，筹划起义事宜。会上有二种意见：激烈派主张流血斗争，建议以炮火攻击县署和清军驻海澄的福毅营等两处，力主将一班恶劣官兵尽数歼灭，然后宣告独立；和平派主张和平谈判，建议对县令史鉴清晓以大义，促其宣布独立，他如果反对即以武力对付。当时福毅营久驻海澄，有武装人员二百多名，枪械整齐，子弹充足，这支清军如不先予控制，万一史鉴清有违抗举动，它势必出为援助而进行负隅顽抗。所以会上决定以农历九月廿三日为起义日期，并决定武装队伍由林新民担任，在是日下午四时武力进攻海澄县城。和谈队伍由甘黄涛，许秀峰，黄道纶等负责率领，两支队伍分部任事，互相配合。黄道纶原籍广东蕉岭，幼年随其父亲黄瀚文（任海门巡检司）来澄，已定居廿余年，他平素好结交有志之士，一个月前由甘黄涛、陈浣澜介绍加入同盟会，与福毅营管带、哨官等颇有往来，同盟会诸同志就共举他说服该营，鼓吹军人入会，并许以起事之日上自管带哨官，下至士兵，每人照前清例发给粮饷四个月，该营官长士兵一致答应届时反正，并一律签名入会。县令史鉴清，原籍浙江，辛亥年二月才以捐纳（即买官）出身来澄充任县

令。任官半年多，贪污残暴，任气执拗，特别是民众因诉讼事颠倒黑白而受其亏累者，屈指难数，罪迹昭彰，民愤极大。许秀峰是当时县立新式学校校长，县立学校校舍地处县城北端，原儒山书院旧址，位置偏僻，诸同志即决定以该地为海澄同盟会分会总机关办事处。自农历九月十七、十八日以后，诸如拟定安民榜，缝制独立旗，雕刻中华民国印颗以及其他需要物资等，都加紧准备，这些材料也就存放在许秀峰宿舍内。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浪潮滚滚，自月初以来，城厢居民因传闻革命炸弹猛烈难以防御而纷纷移居乡下。此时，城中同盟会的组织活动，县令史鉴清还蒙在鼓中，十九、二十日两日还遍请城厢内外士绅（包括许秀峰在内）入县署会晤，强调时局紧张，官方应火速举办团练以资自卫，勒令诸绅赞成其事。二十三日晨，许秀峰召集同盟会同志会商，决定向史鉴清提出和议三条件：一、要求史县令宣布独立。二、命将其任内所有罚款尽数清出，充当地方公共费用。三、释放监犯以开其自新之路。又安排人员扫除文昌宫以布置会场，并号召城厢各绅士莅会以决大计，但那些人胆小如鼠，仓惶失措，恐惧而不敢应命。二十三日下午一时许，许秀峰、苏履斋两人进入县署，促史鉴清到会表态，史认为事关大局，恐凶多吉少，前途难以预料，因而踌躇不决。群众得悉海澄风云变化，有数千人集中到县城来。史鉴清、许秀峰由内寝出，经县衙大堂时，东西两廊群众已至为拥挤，及转出西辕门，忽闻喊声震地，喊打喊杀之声不绝。许秀峰询问原因，都说是平时受史之亏者都要前来报复。史闻讯，脸色铁青，许秀峰乃从容解释：“你们且共同维持秩序，待开会时自有分晓。”群众闻言，也就藏刀于鞘，藏枪于袋，静默等待。但多数群众还是跟到文昌宫以观动静。会上，史鉴清登台对群众说：“诸位今天约本县到会有何要事要解决。”诸同志即将谈判三条件掷给史鉴清，史阅毕，以第一条未奉省令不敢擅专为词，不作答应；第二条说款项尽由地方公费报销，已无余款可提，况且罚款事有上峰稽查，不是诸位所得过问。同盟会诸同志又责问史鉴清曾因海澄苏、黄两大姓宗族械斗案件而罚款二千元，这笔款项到底作何用处，又历数其贪婪受贿罪状。史鉴清坚不

作答，且拍案作威，怒形于色。诸同志认为史已成为釜中之鱼，也只进行排事实，讲道理，据理辩论而已。但旁观群众都怒发上指，或提刀、或持枪、或执石块逼近会场向史鉴清乱击，史从而惊惶万状，拼命从人丛中遁去。是时史的额上已中伤，血溅衣襟而民众喊杀之声如雷，秩序大乱。同盟会诸同志亦无法维持秩序，只好派人跟踪监视史鉴清以防其逃遁，诸同志也各回机关处理事宜，等光复军到达时正式宣布独立。

当时有某校高等生平素痛恨史鉴清横暴，手袖利刃，准备砍掉史县令脑袋以为群众出气。适史狼狈出走，遇之于途，手起刀落，中史颈项，血如泉涌，某生见状，以为史必成为刀下鬼了，料想不到史县令于赴会时，全副清朝礼服，曾以坚硬领套挂其颈间，刀仅入颈后及其两侧，长约六寸余而已，沿途血迹淋漓，某生遂收刀而去。史鉴清体态肥臃如猪，颈围较常人粗大得多，假如砍其脑袋，燃其脐孔，其形象有如东汉末董卓在长安市上的下场一样。

史中刀后无处躲避，仓惶奔入县署而将大门紧闭，满城群众见此突然变革，胆小者多奔走出城以避祸。同盟会机关处刚拟派人防守城门，而林新民已统领光复军三百余人荷枪击鼓，发炮飏旗，由西门进澄城，军令严肃，步伐整齐，进驻机关部勒令史鉴清缴出印信，随国民军到机关处会算账目。由于史鉴清已中伤不能行走，因而以竹轿担架至县立学校，以许秀峰的宿舍做为监视史鉴清之处。当民军拥史入机关处时，史误以为要立即置之死地，叩首哀鸣，求延残喘。同盟会诸同志本也无意要杀死他，不但答应他，而且聘请西医治疗其伤处。经过三昼夜，史鉴清返县署养病，同盟会乃决定把史鉴清移至县署先劳堂东侧门房，又派兵站岗守卫，同盟会办事处也即移入县署分科办事。当日，军政府又命许秀峰带领武装同志到都阆府，福毅营两处搬移军械缴入署中，并发给福毅营官兵粮饷，通令全部准备回籍。由于福建初光复，而全国总的大势还未底定，海澄同盟会机关部乃大力募集新兵，晨夕训练，预备北伐。

由于一个多月来，同盟会机关部诸同志重视治安，各乡父老也推行联乡制，各乡有事时互相救援。而一贯啸聚山林之匪类也慑于

革命军炸弹之猛烈，皆潜伏而不敢窃发。民军负责维持治安，所以海澄光复后，归市不止，耕耘不变，社会秩序安定。不久，漳州光复，海澄人苏眇公，丘韵珊等均参与光复事务。海澄同盟会机关部以海澄未有县知事，前往漳州与苏，丘二人商酌，转商漳州观察使陈培锷，委派陈鸿祺为海澄县长。陈就任十多天即发生枪毙犯法军人一案，案情始末如下：

海澄光复时，民军押史鉴清到同盟会机关处，县署无人守护。为防其他盗贼出入并预防万一，即挑选民军中强有力者蔡拙，薛勤等十多人前往看守史鉴清卧房。房中有一座木柩，储银1600元，蔡拙发现这一情况，遂萌生盗窃念头。加上史鉴清是著名贪官，蔡等认为史必有积蓄，就夥同旧任亲勇老韩入内搜索其箱策，窃得此款而分赃自肥，其中蔡拙得款最多，其他人也都有分润。这件事局外人都不知道。及史回县署时，想提取这笔款项，发现徒存木柩而白银已不翼而飞。史诉之军府，军府起初认为史鉴清妄言而加以驳斥，史指天发誓，继之而痛哭流涕。军府乃派专人侦查，弄清真相后即传令蔡拙进城而稽留之，另派人搜索蔡家，果然还有百余元原封不动，对照史鉴清亲笔写明款额，果然符合不差。审讯时，蔡拙坚不承认，示以铁证，蔡才供认真情，军政府即按军法处以死刑，从此民军无一兵一卒敢犯法者。

1912年正月，省派柏麟书来澄接任县知事，同盟会诸同志以瓜代有人，更兼全国大局底定，即自行解散参事会。辛亥革命，海澄光复历史也就告一段落。

港尾解放始末记

李承德

在港尾解放的一星期前，一部份国民党的军官团、伞兵、交通警察及刘汝明等残部，纷纷由漳州、石码经浮宫撤至港尾。散驻在上午、省山、古城、石埠和沿海的斗美、白坑一带，总数约三千多人。他们杂乱无章，强占民房，强令港尾军民合作站供应粮食、油、肉、蔬菜、烧柴等，军纪散乱，毫无斗志。

1949年9月21日，是夜解放军一个连的先遣队，已悄悄进据于港尾圩附近一座小山，即“狮山”的制高点。另数十名武装便衣亦同时潜入于港尾圩内，及至天明才被驻在近圩的国民党军发现，毫无抵抗，甩弃不少军需物资和马匹，大肆掳掠群众当挑夫、响导，仓惶向沿海的卓歧、斗美、白坑等一带溃撤，准备由水路退往厦门。时有港尾镇公所经济干事江讲论和一名群众因逃避其掳掠，竟被刘汝明部当场击毙。

当残军未撤以前，即将原行驶港尾、厦门的南太武号、正太武号等三艘小汽船封禁在石埠、港内。二十二日，天一破晓，驻在石埠的刘汝明一部分官兵，竞相涉水争登抛在石埠港内的小汽船，时值潮水回涨，载重水浅，汽船一时无法升浮，官兵互相夺载，一时大乱。为据守在狮山的解放军发现，开炮轰击，这时船上官兵乱作一团、互相残拼，落水淹死者三十余人，尸浮海面，其状至惨。其余陆上及海上未及逃脱者约四百多人，尽成俘掳。解放军本优待俘掳政策，对那些人，均给予宽大处理，至此港尾宣告全部解放。

秦保尊谈驾机起义经过

张国靖整理

1987年6月13日，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副主任、工程师秦保尊来到龙海颜厝乡，详细介绍34年前，自台湾驾机起义飞回祖国人民怀抱及其现状。今综合整理如下：

一

1953年12月18日22时，我和陶开府俩从台湾高雄县岗山镇的空军军官预备学校机场，驾驶AT—6型（编号为145号）高级教练机奔赴祖国怀抱，并在龙溪县颜厝乡宅前村官田社（九龙江边的沙滩上）降落，起义一举取得成功。我们在着陆时，受到当地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新华社并在1954年1月7日的《福建日报》第一版上做了报道。

我们是在一九四九年被胁迫到台湾的。在重重压榨下，当时台湾各阶层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台南、高雄等地所看到的农民，大多数面黄肌瘦，衣服褴褛，并以红薯充饥。一般公务人员、工人收入都很微薄，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当局害怕人民的反抗，采用了各种手段镇压人民的正义斗争，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密的监视，稍有不满意情绪，即有被判处徒刑、死刑的危险。即使对自己的军队也不信任，派特务监视军官和士兵。我们所在的空军军官预备学校，学员所收到的每一封从校外寄来的信件，都要经过三道的检查。有许多人因为前途绝望、生活困难而自杀。空军监察总队第一区队中队通讯上尉赵德胜，通讯总队东港载波中队分队中尉机务员郝敬江等人都因此自杀身死。

我们俩计划驾机起义是经过“三年准备、一举成功”。老实

说，我们都存在“有求生欲望，从坏处打算”，作好起义失败或死的思想准备。我在初步学会了无线电技术后，就经常冒着有生命危险而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尤其是当时称谓“福建第三台”的广播。在广播中听到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根治淮河工程；成渝铁路通车；鞍山钢铁公司建设成就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我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因此，我们暗暗下定决心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当时军校提出种种限制，条条规定。所谓“三不”：一是汽油不加满；二是地图不准带；三是资料不可看。妄想以此来捆住我们的手脚。

当时，我们的老师中有两位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当他看到我们“不抽烟喝酒、不嫖妓腐化、不跳舞胡来”，就事事对我们关照，还在某些方面提供方便。起义这一天，我们加油超过原规定界限（原定只能在学校机场上空飞一圈，不得超过十分钟）。当我们飞了一圈以后，就往大陆方向飞来。过后，油用完就靠仪器夜航飞行着陆。我们钻了大家正在看晚间电影的空子，当无线电再三呼吆，没有我们回答的声音，再报知我们的老师。当晚值日官黄纲存空军少校，他召开紧急会议，一口气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训话”，让我们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能顺利着陆，为起义成功提供了条件。至于防逃官何伟钦更以生病为借口避开。后来，黄纲存老师和何伟钦先生也分别驾机起义于1956年在福建莆田和1957年在广东回归祖国怀抱。

二

我驾机起义回来后，得到各级政府和领导部门的无微不至地关怀，从政治上、工作上、经济上、生活上各方面照顾。起初，先到祖国各地和老家河南安阳等地参观。一九五七年七月分配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任教，不久就提升为系副主任。当第一次评职称时就评为工程师。接着，还担任江苏省政协委员。

我这次从南京来到漳州。通过漳州市和龙海县政协的联系，帮我找到“娘家”。我此行目的是要重访当年驾机起义的降落点，并拜

港尾地区解放前两场选祸

李承德

一、“国代”选举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海澄县选举“国代”，竞选人为黄天爵、郭薰风。国民党海澄县党部支持黄天爵，三青团海澄分团支持郭薰风。名为竞选，实是海澄县中统、军统的一场倾轧。当时国民党港尾代表人为江蕴玉，三青团港尾代表人为江一山。

在“选举”前三天，两方各派专人前往各保进行拉拢选票。群众对黄郭二人素不知其为何等人物，只是一时盲从而已。海澄县政府早就感觉难免发生纠纷，为防避事故发生，特指派警察局长申不骄前来坐镇监选。当天由各保保长亲率该保选民前来投票（选场设在港尾镇公所，该处原是王氏祠堂）。国民党海澄县党部蓄意将

会致谢回大陆后最早结识的朋友。我在龙海县颜厝乡官田村又与当年的农会主席吴榕树、老民兵吴番芝相会，他俩是我的救命恩人，给了我再造之恩。三十四年来我从未忘记，时至今日我的夙愿才得以实现。我把原来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初一，但为了纪念起义新生，我在户口簿上将自己的出生日改为12月18日。明年是我的六十岁生日，又是我驾机起义三十五周年，到时候我打算带着妻子及陶开府的女儿陶勤再回来颜厝这个第二故乡探亲。更期望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我带你们去宝岛台湾游览、观光！

最后，我作诗一首以明志：

回归原不为封侯，
淡泊明志数十秋。
风雨未改初衷志，
肝胆相照同九州。

这场选举搞陷瘫痪，选时利用驻港尾保安队分队长杜日升派队预先埋伏于选场周围，伺机准备枪击江一山，可是江一山早已觉察到杜日升的行动，自己也带来了十数名暗带驳壳枪的精悍爪牙，潜伏于附近群众家中，一时选场内外呈现着刀光剑影，剑拔弩张的紧张、惶恐气氛，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选民拿着选票常东张西望，观察四周以后才敢落笔填票；有的即悄悄离场请人代填，票一投入选柜，无不立刻惶惶离开，如此心情当不难理解。选举后江一山准备离去，申不骄紧拉江一山的手说：“慢！我同你一块走，”这是申不骄表示护送的行动。杜日升因事未得逞，难以交差，在其回队部时，街上偶遇江一山爪牙林某，乘其不备，一枪贯穿林某脚腿，这是杜日升藉此以向其主子交差的行动。一场选举虽未发生大祸，却酿成两方矛盾更加尖锐化。

二、第一任乡镇长选举

1947年春，海澄县实行乡镇长选举，港尾区原辖有太武、港尾两个乡镇，这两个乡镇环境比较复杂，形成三青团与农会（实是国民党）的争夺。按选举规定由乡镇中各保原有的两名保民代表出席投票。

港尾镇为三青团的势力范围，握有较多选票，竞选人为江冷水，农会竞选人为江蕴玉。太武乡为农会的势力范围，竞选人为朱凯田、李永清（同属农会），该乡选票因农会居占上风，三青团自料难与相竞，只好放弃竞选，因此太武乡选举只作形式，草草了结，朱凯田获多数票中选。

港尾镇选举，两方拉票手段之卑劣为旷古所未闻，三青团虽自认为此次竞选，稳操左卷，但仍预防动摇选票出现，在选前数天，即来一套“桃园结义”手法，斩白鸡、饮血酒、向关羽神像举手盟誓以表忠诚。农会即采取软禁代表，进行威胁利诱手段。选举地点原规定就地进行，后海澄县政府为避免两方发生冲突，地点则改在海澄县参议会，结果江冷水得绝对多数票中选。一场选举闹剧始宣告结束。

石码镇江海客货运输概况

(1911~1966年)

郭良骥

石码地处九龙江下游西北二溪汇流处，地当溪海交叉，有潮汐之利，自三叉河以下，可航泊二百吨级轮船，吞吐量大。江口连接厦门岛，可通沿海各城市；内河沿江上溯，可通西、北、南三溪上游沿江各集镇，陆路交通方便，利于水陆联运。自建埠以来，行将五百年（明年为建埠五百周年）。早期与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大港——月港毗邻，入清以后又界于漳州与新兴的厦门港之间，同是水陆交通枢纽。因此由建埠而建镇，即成为漳州与月港，漳州与厦门的货物集散中转站。形成闽南重镇和全省二大镇之一。商贾云集，舟车辐辏，江海运输发达。

一、航 线

清末至民国后二十年代未通公路以前，石码航运作用，更形显著。东南沿海城市，九龙江水系各支流的墟集，无不畅通，航线密如蛛网。

1、**外海航线** 以沿海为主，有三线：东线达台湾、澎湖列岛；南线至汕头；北线从厦门向北经同安、安海、晋江、惠安、温州、宁波、上海、南通、至天津。

2、**内河航线** 有西、北、南三溪和北港四线：早先通行不下三、四十处，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些地方已受淘汰，不再通行船舶。

西溪线：从石码经福河、长洲、镇门、小港、浦头、新桥、天

宝、南靖（今靖城）、山城（今南靖）、小溪、金山、龙山。

北溪线：计通郭坑、浦南、沙建、新圩、黄枣、华安、长泰。

南溪线：计通海澄、浮宫、白水、官浔以及港尾。

北港线：计通玉洲、石美、南门、碧湖、角尾以及海沧。

二、船 型

由于航线兼有外海、内河，为适应水域的各种条件，船舶类型差异很大，大致如下。

外海船：外海航运，以货运为主。

南线航行汕头。有七、八家船头行，联有三桅八桨木帆船二、三十艘。运出以大米、红料、杉、竹等为大宗。返航运进各种工业品。

东线航行台湾。抗战以前，有吨位50~60吨的三桅帆船110多艘。运出纸箔、红糖、红料、竹器、瓷器等为大宗。返航运进白糖、冰糖、樟脑、面粉、生油等。

北线航行，远航浙江沿海及上海、天津等商埠。有荣华行载重2000担的轮船武昌号一艘；建通公司载重1200担，建中公司载重2000担的轮船各一艘。运出干果（龙眼干、荔枝干）、红糖及土特产。返航运进面粉、豆饼、肥田粉、纱布、杂货。近航同安、晋江、泉州、南安一带有载重200~300担的帆船二、三十艘。运出以大米为主。还有莆田专线载重300担的帆船二、三十艘。运出杉、木器、竹器，运进生猪、米粉等。

内河船亦以货运为主。

北溪线。有载重三、四十担的大五蓬船从石码沿江而上至华安，计100多只。运出盐、面粉、肥料、煤油、肥皂、纱布和日用品等杂货。运进米、粟、糖、柴炭、水果、笋干、纸等土特产。

西溪线有载重三、四十担的大五蓬船，从石码至平和小溪，计100~150艘。出入货物与北溪大同小异，多一烟叶、特产。

南溪线，从石码至漳浦官浔，有载重三、四百担的五蓬船二、三十艘。运去杂货等。运进米、粟、海产干、花生、花生油、烟叶等。

北港线，从石码至角尾、海沧有三蓬帆船二十多艘。

另外有一种双桨小蓬船叫“篮茶仔”，是一种零星搭客小量货物，客货兼收短程运输的小船，各有传统的川走地点，实际上是一端石码，一端特定地点的乡渡，早先冠以地名叫××渡，如石美渡、浦头渡、福河渡、长洲渡。计约二、三十只。

又另一种“社头船”，是各自然村村里自备的小船，专为本村村民、小贩赶墟期，入县城乘搭之用。数目难以估计。

再有几种专业运输船只。大者有三公司油船，专为其本公司运输油货。小者有“水肥船”，专门运载石码粪便至农村的专业船。这些船只为数不多。

三、码 头

码头是交通运输活动的产物。交通运输发达了，码头就增建、扩建起来，以适应需要。石码的交通运输最发展的是清末至抗日战争前夕。那时九龙江的河道较深，货物流通量大，船舶多，码头也相应建得多，从顶码至下码沿岸计有十五、六个。往后，由于战乱和河道的渐行淤浅，少数码头失去作用，受了淘汰，码头有所减少，但解放后码头趋向机械化专业化发展，码头质量却有较大提高。

1、清末民初的码头：

| | | | |
|-------|-------|-------|-------|
| 新洲大路头 | 春蕾巷码头 | 西湖亭码头 | 铜鞍码头 |
| 锡鞍码头 | 蔡港码头 | 木屐街路头 | 大宫前码头 |
| 大码头 | 虾米巷路头 | 怀安路头 | 车仔路头 |
| 新行路头 | 容川路头 | 棉仔街路头 | 龙海桥码头 |

2、解放初的码头

(1) 新洲码头。位于木材公司杉木仓库外侧。装卸木材、纸品为主。

(2) 盐馆码头。位于水门仔（今实验小学围墙外），原为盐运专用，今转为人渡码头。

(3) 锡鞍码头。位于西湖路锡鞍码巷口。装卸五谷、豆饼、化肥为主。

(4) 饷馆码头。位于外铸鼎巷口。原为海关缉私征税专用码头。现转货运。

(6) 观音亭码头。装卸粮食、化肥、水泥等。

(6) 大码头。历来为石码与浒茂洲、乌礁洲最繁忙的人渡码头。

(7) 虾米巷码头。民主路主要货物装卸码头。

(8) 关帝楼码头。新华路主要码头之一。解放后为航运公司轮船泊位。

(9) 大宫前码头。下码主要人渡码头。

(10) 龙海桥码头。含有小码头数个，历来为杉木、壳灰装卸区，现多为砖瓦专用。又为渔船泊位。

(11) 中巷码头。位于新华路中巷口，装卸毛竹的专用码头。

(12) 客运码头。位于九二〇路口，旧称车仔路头。历来为客轮停泊码头。

(13) 水产码头。位于杉排尾水产公司后门，解放后新辟为水产公司专业使用。

四、装 卸

五十年代以前，锦江道各码头货物的装卸工作，是搬运工人的职业，各行各业包括商家都不能侵占装卸业务，全部业务都由工人承担。当时，工具落后，装卸操作全靠肩挑背负，只有扁担箍落，较远一点的市运，只使用木柄铁板车，工人的体力消耗量极大。后来，自己改造成胶轮板车，载重0.5~1吨，轻便省力，大大减轻体力的消耗。但货物的上、下水，仍要肩挑背负。至六十年代中期，才开始使用机动吊机起卸，数量由少而多，至今已实现装卸机械化，仅在厂区、仓库等处，才用少量人力装卸了。

五、客 运

石码与漳、厦及附近集镇的居民，各种社交关系有深厚的历史

渊源，因而常年人来人往甚为频繁。清末民初未通公路之前，来往旅客除陆上步行以外，基本上是靠乘搭各种船只。早有“辉华号”、“永丰号”等十多艘电船川走厦门、漳州、浦南、石美、浮宫等地。抗战时期，除厦门沦陷，敌我之间，断绝往来，停止客运外，其他照常行驶。

抗战胜利后，码厦航线，恢复交通，船数增多，载客多用蒸汽轮船。有“顺庆”、“顺发”、“祥和”、“祥鹏”等较大轮船，行驶安海、汕头等沿海港口，中间经厦门转运。内河汽轮有“金再兴”、“金再发”、“国光”、“海鹏”、“飞马”等十多艘小客轮，分别行驶石码至漳州、郭坑、浮宫、石美等地。由于船户过多，为了招揽乘客，竞争颇烈，方式别致，初是相互降低票价，降至最低限度，宣告免费乘搭，又竟不能罢休，继之竟至免费之外，中途又贴乘客吃肉包之类的点心。竞争之风，传至各港口，因此船数互有消长变化。

解放后剩有“金再兴”、“金再发”、“胜利”、“捷发”、“海江”和“青年号”甲、乙、丙等共八艘，分别航行沿海和内河各线。六十年代后，汽车运输越发展，速度快，班次多，旅客便利，漳州、郭坑、石美先后停航。个体户的客渡船、农副业挂机船，乘机接承部分城乡之间的客运业务。

石码中兴机器厂

许九金口述 郭士杰整理

石码镇中兴机器厂，是抗战前原龙溪县最早，技术力量最雄厚的机械修造工业。由于过去石码的水运发达，为闽南的商业重镇。镇上有四十七家碾米厂、三家锯木厂、一家发电厂以及各种类型的工厂。且有停靠远航台湾、汕头、上海和福、厦、漳、泉等地的大轮船和小汽船。而中兴机器厂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开始搞修配业务，后来发展到修造碾米厂的高炉，配套蒸汽机（相当于现在30匹马力的柴油机）、砻谷机、碾米机，以及大小轮船、汽船的动力机械。因其时石码的机械工业较为发达，漳州发电厂的重大维修，以至红军进漳时缴获张贞部队的飞机，也都前来石码延请中兴技师前去修理。这个工厂所培训出来的技术人才，后来分布到闽西南各地，它为我县工业生产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中兴机器厂的创办人赖乾，又名赖忠（1860—1935），身材魁梧，人称大个子，家住龙溪石码，祖籍平和双溪，自幼随其祖父渡台谋生。父亲赖英彦在台南某机器厂任技术员，乾从小随父学艺。1925年左右，携资到石码晏海路购置大观园戏院（现航管站对面）约四百平方米面积，改建创办中兴机器厂。这个工厂的设备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木模、铸造、车床、锻压、钳工等工序都有。共有6—12呎车床四台，12吋牛头刨一台，35公厘落地钻一台，台钻二台，且有高炉等等设备。全厂有技工、徒工共三十多人。从台湾、广东、福州等地聘请熟练的技师带徒，先后培训三批学徒工计共十六人，不少人后来分布在闽西南各个工厂企业。如，已退休的龙溪机器厂助理工程师许九金（曾任漳州市六届政协常委，现市工

商联执委)。其他八级以上的技术员还有：福建省航运管理局厦门分局的蔡剑鸣；龙溪机器厂的吴江凤、陈进发；龙岩油泵厂的谢姓木、水泵厂谢添贵、汽车公司陈国珍；平和山格糖厂的陈益梅。还有不少应聘前往南安、江西、台湾等地担任技术骨干。

中兴机器厂于1929年又扩展兼办石码第一家自来水厂，建有水塔二座，置往复式2吋口抽水机五台（其中两台作备用），露天输水管道沿晏海路、锦江道、新行街、外市街、内市街、炮仔街、直至打石街头，受益达数百户。

抗日战事爆发后，至1941年民国政府下令工厂一律内迁，中兴机器厂的人员和设备亦搬迁到龙岩内地。其时赖乾已于1935年逝世，其子赖权继任厂长，终因业务日渐衰落，发展到不得不变卖机器和厂房以维持生计。抗日战争胜利后，赖权一家迁回石码镇晏海路原有的住宅，继续办起手工修配工场，临时雇佣工人承包装修业务。私营工商业改造后，这个厂的技术力量仍是公私合营机器厂的骨干力量。

继中兴机器厂之后，在石码的机械工业有：成益机器工场、施源合修理工场、益隆机器厂、合星机器厂、协星机器厂等等，直至解放后，石码计有十二家私营机器厂于1955年6月合并至公私合营龙溪机器厂，即现有国营龙溪机器厂的前身。

龙海侨胞爱国爱乡 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纪略

柯渊深

我县旅外侨胞素具爱国爱乡传统观念，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对兴办学校为桑梓培育人才，更具高识远见。因是自清末光绪维新以后，以迄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凡创办私立学校，或捐建校舍、捐赠设备，俱见不遗余力。早在光绪末年1905年间，东美流传村就有天一信局郭有品先生倡办“私立流传两等小学堂”；角美杨厝村就有旅菲侨胞杨在田先生集资倡办“私立碧湖小学”。民元以后浒茂洲林秉祥、林秉懋兄弟在城内村独资创办“私立采繁学校”，并先后在洲里各村续办八所分校；海澄厚境村曾咸万、曾咸让兄弟集资倡办“私立厚境小学”。于是县境之内，侨胞兴学之风，此起彼伏，如雨后春笋。如龙溪之岗洲、连三、福河；海澄之树人、文鼎、宗仁、南岐等，或独资或集资，促进家乡教育发展，足征赤子之心。纵观侨胞兴学热忱，不仅在经济上踊跃输将，且在效果上亦深思熟虑。办校伊始，均是慎选良师配足设备，以期造就俊才。如流传、碧湖、树人、文鼎等校，分别遴聘漳厦名师，采选先进教具，收到良好效益。当时树人小学首届毕业生，投考漳、厦、集美各中学，均被录取无遗。可证其确具卓见。侨胞兴办学校虽因种种客观因素关系，办学久暂不等，但其造福邦乡，已非浅少，故华侨办学成绩，至今犹脍炙人口，引为式范。

自光绪维新至民国终年，华侨捐资兴学情况参见附表一。

建国以后，私立学校统由人民政府接办，但侨胞对家乡教育事业热忱并未稍减，对家乡公益事业，仍然时刻在抱。不论基建校

舍，充实设备，学校一有需要，总是主动乐助。如侨胞曹秀平先生1978年归国探亲时，得知县幼儿园需要标准园舍，便主动捐献人民币11.6万元，在石码基建一座三层楼房828平方米教学楼。1983年又捐献3万元，扩建楼房329平方米。全县中、小学和幼儿园校舍，由侨胞捐建者，为数众多，细水长流，常年不辍。自建国以来截至1985年止，总计投资基建款额88.34万元，建筑面积5121平方米；另有围墙、修建危房、扩建体育场、赠送建材等项目不计在内。在1986年至今又有郭国耀先生捐献流传小学基建款人民币11.5万元；两位林先生为埔尾小学集资筹建校舍人民币12万元；江和昌等先生集资17万元营建小学校舍。有的已接近落成。侨胞智力投资之风继往开来，方兴未艾。

侨胞兴学又具有卓识远见的优良传统。捐资基建之外，往往伴随着又捐赠教具、校具等以充实学校设备。从华侨中学、锦宅中心、埔尾小学、安山小学和华侨幼儿园等校情况可见一斑（详见附表）。有些则是接二连三，捐赠不绝。建国以来捐献的物资，据不完整初步调查统计，共有：旅行车4辆，客货两用车2辆，摩托车1辆，彩色电视机9台，钢琴4架，风琴、手风琴9架，各种收录机、录相机连带42件，电风扇等家用电器12件，高级电动玩具等75件，课桌椅六批200多合，其他文体器械、图书、标本、学用品、英文打字机和桌椅榻床等一应教具、校具俱全。除实物外，尚有陆续捐献的各种货币现款，请托学校按需要代办者数十笔，共计人民币78908元，美元100元，港币36400元，菲币2000元，外汇卷400元。

以上物资捐献，为学校增添设备，创造更好的教学条件，调动师生积极性，有利提高教学质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附表一 建国前侨胞捐资创办私立学校一览表

| 校 名 | 校 址 | 创 办 人 | 创办时间 | 备 注 |
|-------------------|-------|----------------|-------|------|
| 碧湖小学 | 东美杨厝 | 杨在田倡办 | 光绪末年 | 集资倡办 |
| 流传小学 | 东美流传 | 郭有品倡办 | 1905年 | 集资倡办 |
| 采繁学校 | 浒茂洲里 | 林秉祥 林秉懋 | 1913年 | |
| 锦湖小学 | 角美辽东 | 郭春秧 | 1913年 | |
| 吾养小学 | 东园港边 | 许鸿图 许秀峰 | 民国初 | |
| 南岐小学 | 港尾卓岐 | 王 萍 王绍伯 | 1915年 | 集资倡办 |
| 城内初 小 级 学 学 | 浮宫城内 | 郭美丞 | 1915年 | |
| 厚境小学 | 海澄厚境 | 曾咸万 曾咸让 | 1916年 | 集资倡办 |
| 崇本小学 | 黎明莲花 | 黄厚皮 黄芋头 | 1916年 | |
| 端养小学 | 浮宫美山 | 郑水晶 | 1918年 | |
| 崇仁小学 | 海澄棣新 | 蔡木豆 蔡和贯 蔡如开 | 1920年 | |
| 树人小学 | 海澄豆巷 | 曹允泽 | 1921年 | |
| 岗洲小学 | 东美岗洲 | 林开德倡办 | 1921年 | 集资倡办 |
| 连三小学 | 石码蕃芝厝 | 常允敏 | 1929年 | |
| 溪北公 学 益 校 校 | 石美北门 | 吴宗明 | 1932年 | |
| 文鼎小学 | 海澄厚仔许 | 许文鼎 | 1936年 | |
| 纯美中 分 学 校 校 | 白水楼仓 | 杨纯美 | 1941年 | |
| 埔尾小学 | 角美埔尾 | 林保源 林长寅 | 1946年 | 集资倡办 |
| 福河小学 | 榜山乡福河 | 郑田岸 | 1947年 | |
| 玉江小学 | | | | (待查) |
| (不明待查) | 步文漳滨 | 张如水 | 1916年 | |

附表二、爱国侨胞历年捐献**基建校舍** **充实设备** 概况

| 接受学校 | 基建校舍 | | 充实设备 | | 备注 |
|--------|-------------|------------|--------------|--|-------------------|
| | 捐献人 | 金额(元) | 捐献人 | 物品 | |
| 华侨中学 | 钱先生、郭先生等5人次 | 58000 | 林先生、陈先生等20人次 | 客货两用小汽车、彩色电视机等24件, 图书馆设备一批, 现款36000元 | 现款由校代办 |
| 城内中学 | — | — | 康先生、林先生等13人次 | 彩色电视机、三用机等8件, 另人民币800元, 港币35000元 | 现款由校代办 |
| 龙海一中 | — | — | 黄先生、陈先生等6人次 | 12座位面包车、彩色电视机等3件, 另人民币16400元, 港币1000元。 | 现款由校代办 |
| 龙海二中 | — | — | 蔡先生 | 钢琴1架 | |
| 龙海四中 | — | — | 黄先生 | 港币500元 | 学校代办 |
| 古县中学 | — | — | 林先生 | 12座位旅行车1辆 | |
| 角尾中学 | — | — | 李先生 | 摩托车1辆 | |
| 白水中学 | — | — | 陈先生2人次 | 录相机、空白录相带等等21件 | |
| 石美水产学校 | — | — | 黄先生 | 12座位旅行车1辆 | |
| 崎岭侨农中 | 陈先生 | 5000 | — | — | |
| 锦宅中心小学 | 黄先生等29人次 | 47000又3400 | 黄先生等16人次 | 彩色电视机等5件, 课桌椅一批 | 基建金额含菲币180700比索折合 |

| 接受学校 | 基建校舍 | | 充实设备 | | 备注 |
|------|---------------|-------------------------|--------------------------|-----------------------|------|
| | 捐献人 | 金额(元) | 捐献人 | 物品 | |
| 安山小学 | 康先生等18人次 | 33922 | 康先生等5人次 | 风琴等3件、课桌椅74合,人民币8898元 | |
| 埔尾小学 | 林先生等16人次 | 14000 4000 120000 | 林先生等26人次 | 文体用具、收音机、教学用品、课桌椅等 | |
| 碧湖小学 | 杨先生等18人次、铁业公司 | 15500 | — | — | |
| 福河小学 | 郑先生3次 | 30000 | — | — | |
| 棣新小学 | 蔡先生 | 2000 | 蔡先生2次 | 钢琴等3件 | |
| 流传小学 | 郭先生等5人次 | 港币20000 人民币115000 | — | — | |
| 楼仓小学 | 林先生 | 150 | 林先生2次 | 体育器械8件 | |
| 桥头小学 | 郭先生 | 1300 | 郭先生等2人次 | 桌椅床榻等42件 | |
| 金鳌小学 | 杨先生等3人次 | 4000 | — | — | |
| 扶摇小学 | 杨先生 | 6000 | — | — | |
| 蔡店小学 | 林先生 | 3000 | 蔡先生 | 2500 | |
| 岗洲小学 | 林先生2次 | 13000 | 林先生将全部退休金献给幼儿园,作为两名教师工资。 | 1500 | |
| 西边小学 | — | — | 黄先生 | 3000 | 学校代办 |

| 接受学校 | 基建校舍 | | 充实设备 | | 备注 |
|--------|--------|-----------------|----------|---------------------------------|------|
| | 捐献人 | 金额(元) | 捐献人 | 物品 | |
| 杨厝小学 | — | — | 杨先生 | 5000 | 学校代办 |
| 新洋小学 | — | — | 林先生 | 2000 | 学校代办 |
| 鸿渐小学 | 许先生等4人 | 22000 | 许先生等4人 | 1500 | 学校代办 |
| 实验小学 | — | — | 曹先生 | 彩色电视机等2件 | |
| 石码中心小学 | — | — | 曹先生 | 彩色电视机等2件 | |
| 东山小学 | | | 陈先生等3人次 | 丰田农夫车1辆,彩色电视机1台,人民币1000元 | 学校代办 |
| 卓崎小学 | 王氏同乡会 | 15000 | 卓崎同乡会 | 三用机1架 | |
| 霞郭小学 | 郭先生 | 30000 | — | — | |
| 浮宫城内小学 | 郭先生 | 30000 | — | — | |
| 港尾石埠小学 | 江先生 | 40000 | — | — | |
| 华侨幼儿园 | 曹先生2次 | 116000 30000 | 曹先生等14人次 | 钢琴、彩电、电动玩具等84件,人民币410元,外汇卷400元。 | 学校代办 |
| 丽竹幼儿园 | 洪先生 | 40000 | — | — | |
| 石美幼儿园 | 李先生 | 200 | — | — | |

解放前后龙海医药谈

魏少波

龙海县系由龙溪、海澄两县合并而成。地处闽南三角区，九龙江下游入海处，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海资源丰富，是水稻高产区，四季盛产水果花卉，渔业、滩涂养殖发达，又是侨乡。综观龙海县山、海、侨三大优势，素有花果鱼米之乡的美称。

解放前，政局动荡，水旱灾害不断，疫情流行猖獗，土匪横行，民不聊生。

由于民国政府不重视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龙溪、海澄两个县卫生院编制人员共仅29人，院舍破落，医疗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遇到重病常要转送漳州、厦门。开业医生、私营药店多集中于城区集镇，广大农村严重缺医少药，加上群众迷信思想严重。有病求医困难，只能求助神佛、巫医。连年疫病流行，疫死不少群众。如石码陈快一家六人，四天内染鼠疫死去五人，其岳母探病回家，隔日也染疫死亡。

过去，妇女分娩用旧接生法，新生儿破伤风、产褥热及新生儿疾病发病率极高，造成不少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如港尾乡古城村苏不甘，一生中生育八个孩子，结果四个死于新生儿破伤风，四个死于小儿肺炎，落得“只见娘生儿、不见儿走路”的悲境。

根据调查统计，解放前夕，两所县卫生院，353所各科私人诊所，共有中西医务人员415人，平均每千人口只有医务人员1.06人，其中：大专毕业12人，中专毕业29人，仅占9.88%。而又集中于石码、海澄、角美、浮宫、白水、港尾六个集镇，计307人，占74%；农村仅有108人，只占26%。

由于医务人员分布不合理，医疗质量差，疫病流行、新生儿死

亡率高等多种原因，造成群众体质差，平均寿命短，当时人口预期寿命仅35岁左右。某些村庄因瘟疫流行，而致人丁稀落。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以防病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多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加强医院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

县卫生局辖有第一医院，第二医院，中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所五个县级卫生医疗机构，工作人员493人，病床500张。十五个乡镇卫生院777人，病床560张。其他厂、场、学校医疗室20所，医务人员48人。村医疗站（室）541间，乡医、卫生员963人，合计有各类医务人员2281人，平均每千人口有医务人员3.05人，比解放前夕的1.06人，增长1.88倍。其中，大专173人，中专331人，合计504人，比解放前夕增长11.3倍。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网已经形成，基本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医疗设备不断完善，解放前的县卫生院仅靠体温表、听诊器等简单器械检查治病，个体开业医更可想而知。而现在的县级医疗卫生机构除一般的高压消毒、检验、放射、制剂及手术室等设备外，增添了心电图、超声波、理疗机、心脏监护仪、超声心动机、半导体冷冻白内障治疗器、眼科显微裂隙灯、牙科X线摄片机、电动分析天秤、电热蒸馏发生器等先进医疗仪器。乡镇卫生院经过不断充实，各种医疗器械也比较齐全。

卫生医疗机构基建投资较大，发展较快，解放前龙溪县卫生院几经搬迁，最后在漳州苍园路原田赋处一座旧平屋。海澄县卫生院在海澄县城南门圣公庙，院舍均极简陋。

解放后，县第一医院由漳迁码，先由华侨集资在南台庙新建门诊楼及住院部，人民政府又陆续拨款扩建，现有建筑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米。第二医院1952年由国家拨款基建病房三百平方米，后又陆续拨款扩建，现有建筑面积达五千多平方米。防疫站、中医院、妇幼保健所等三个单位基建面积也达五千多平方米。十五个乡镇卫生院，几年来不断新建扩建，总建筑面积达二万七千多平方米。

由于技术力量的充实，医疗设备大量补充，基建投资不断扩

大，中西特效药材齐全，引进先进技术，增加医疗科目，扩大业务范围，一些疑难危重疾病已能就地抢救治疗。乡镇卫生院、村医疗站（室）遍布全县各角落，大大方便了群众，扭转过去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解放后，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积极搞好防病灭病工作，普注鼠疫、霍乱菌苗，1951年消灭了鼠疫、霍乱。普种牛痘，1952年消灭了天花。开展疟疾抗复发治疗，落实计划免疫措施，使疟疾、白喉、乙脑、小儿麻痹症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均控制在最低水平。

妇幼保健工作落实到基层，健全妇幼机构，培训妇幼人员，普及新法接生，查治各种妇女病，大抓托幼工作，使产妇安全，儿童健康成长，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85年统计：婴儿死亡率为47.13%，比解放前的200%下降300%。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左右，增长为68.23岁，（男性66.23岁，女性71.22岁）比解放前增长近一倍。

工程师吕隆庆生平

黄牧东

吕隆庆，清光绪廿六年（1900年）11月24日生于石码镇。家庭是个经营水车木窗手工业者。年十一，才入西湖小学，从小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为校长郑秋阳赏识，破例从三年级提升五年级，益加鼓励其向上进取。

民国五年（1916年）八月，吕考入漳州市立第八中学，当时全国讨袁风暴，方兴未艾，吕常和进步师生到城郊，散发传单和讨袁演说。八中毕业后，这时欧洲科技东渐，冲击他心灵，惦念郑老校长勉他学科学，社会建树，面对祖国贫穷落后，列强瓜分的悲惨，内心迸发一个美好心愿，认为“普罗米修斯”用盗来的天火，温暖了人间，我一定要把“爱迪生”发明的电光贡献给人民，就决心深造。这时驻漳粤军陈炯明要擢选一批人才到外国留学，吕隆庆再也不能等待，树雄心，立壮志，坚决走科学救国道路。民国十年（1921年）补习法文八阅月。吕隆庆、黄如虎、陈德英、吴郭荣等被选取，为闽南首批到法国留学。其中吕、黄二人是石码人最早的留学生。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吕隆庆在巴黎圣沙蒙书院继续补习法语兼大学预科理化二年后，考入巴黎国立工业学院。此后五年间，吕以勤工俭学，边在工学院攻读，边在巴黎绝缘制造厂做工。五年学成回国，在家乡被聘为石谿职业中学校长。在归国前虽有科学救国的打算，终未实现，缜思振兴教育事业，同样是为国培育人材，虽学非所用，也乐于作育。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当国民党四十九师长张贞驻漳时代，见闽西龙岩煤矿遍地、企图开采，因缺乏高技专业人材，吕、黄随被选派第二次赴法，进入巴黎土木专科学校学习探矿专业。三年后

学成回国，时红军进漳，国民党四十九师已被打跨！开采矿藏随之流产，乃就聘于海澄电灯公司经理兼技术专家，以后碾转任福州电气公司主任技师。

民国廿七年（1938年）五月，厦门沦陷，福州是省城，屡遭敌机轰炸，决计赴越南。吕在西贡先后任福建“南侨”、“知用”等五所华人中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时吕兼越南华侨科技协会付主席、大力组织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做出贡献。

民国卅六年（1947年）五月，吕隆庆回国定居厦门，任厦门电灯公司总工程师，解放前夕，电厂炸毁，全市一团漆黑，暗无电光。解放后，为迅速恢复供电，吕隆庆在党的关怀和支持，与工人们齐心奋战，克服困难，把中山、升平路等六个电站，抢修照明，保障了生产，同时在国家能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改革。降低发电成本，仅升平路一个电站，每日可节余二万六千余元，使长期亏损的六个电站转亏为盈。在汽油柴油库存告匱，来源断绝时，他研制成功木炭机发电，既降低成本，又保证燃料来源，保证发电不停，做出重大贡献。他忘我劳动的精神和技术贡献，受到人民尊敬，新闻界赞扬，曾被评为劳动模范，先后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常委和省政协委员，人民政府曾送他到庐山疗养。

十年动乱期间，吕隆庆被打成“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8月6日，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电气科技的优秀高级知识分子，终于被残酷政治迫害，在折磨中逝世，时年六十八岁。

吕隆庆生前在业余时间，夙夜非懈，曾写成《电子学》、《微积分》、《飓风破坏力的研究》等专著，却在十年浩劫一夜间被查抄丢掉了。

（资料来源根据吕隆庆生前自传及其夫人黄富卿的回忆和有关史料编汇而整理）

龙海县政协组织沿革史略

· 龙文史 ·

（一）机构沿革

1956年3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海澄县首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龙溪县于1956年7月召开首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60年龙溪、海澄两县合并为龙海县，于1962年1月召开第三届全委会议。县政协成立后，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并逐步分设了学习委员会，各界人士家属工作委员会和工商、宗教、华侨、文教、卫生、社会联络、和平解放台湾等专门工作组，以及文史资料研究组。县政协定期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各种有关的会议，共商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以及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通过协商讨论，向党和政府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组织学习、调查、视察、参观、访问、座谈，开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活动。它在中共龙海（龙溪、海澄）县委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和代表性人物，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为我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文革”期间，县政协组织的各项日常工作活动中断。

1980年8月，县政协恢复组织活动。1980年10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龙海县第五届委员会。並逐步建立和健全各工作机构的组织活动，具体设立有学习、提案工作、文史资料研究、“三胞”联络等委员会；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宗教等工作组和党派联络组。1984年4月，设立县政协办公室。同时建立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口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进一步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二) 历届委员会的组成及其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一、海澄县

首届委员会 (1956 · 3 — 1962 · 1)

1956年3月26至28日在县城召开首届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42人，列席8人。

首届委员共计50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海澄县委员会 7 名;

海澄县工会联合会 1 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海澄县委员会 2 名;

农民协会 2 名;

海澄县民主妇女联合会 2 名;

合作社 1 名;

海澄县工商业联合会 8 名;

文教艺术界 8 名;

海澄县卫协会 3 名;

渔民 1 名;

华侨界 12 名;

宗教界 2 名;

秀才 1 名。

会议选举主席 1 名，副主席 1 名，秘书长 1 名，常务委员 13 名，合计 16 名组成首届常务委员会。

1956年10月3至4日在县城召开首届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46人，列席31人。

增补委员 12 名;

补选秘书长 1 名。

1957年4月11至18日在县城召开首届第三次会议。出席委员47人，列席50人。

增补委员 4 名;

增选副主席 1 名。

通过委任副秘书长 1 名。

首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席：倪天林（1956·3—1962·1）

副主席：翁百川（1956·3—1962·1）

副主席：曹展卿（1956·3—1957·4任常委）
（1957·4—1962·1副主席）

秘书长：曾庆裕（1956·3—1956·10）

秘书长：邱思温（1956·10—1962·1）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清新 邱大川 邱友光 邱六塔 邱启兴 庄瀚波 陈伯文

杨新田 林子渊 郝锦章 袁万昌 程长庆

副秘书长：蔡其明

二、龙溪县

首届委员会（1956·7—1959·8）

1956年7月8至10日在漳州县政府礼堂召开首届第一次会议。

出席委员59人，列席8人。

首届委员计共60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溪县委员会7名；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龙溪县委员会2名；

龙溪县工会联合会2名；

农民协会1名；

渔民1名；

龙溪县民主妇女联合会2名

合作社2名；

龙溪县工商业联合会11名；

文学艺术界8名；

医药卫生界11名；

华侨界7名；

宗教界3名；

社会人士3名。

会议选举主席1名，副主席3名，秘书长1名，常务委员16名，

合计21名组成首届常务委员会。

1956年12月25至27日在石码镇召开首届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45人，列席18人。

增补委员3名。其中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溪县委员会1名；

文学艺术界1名；

社会人士1名。

原同安县1名政协委员于1957年3月随辖区更动划归龙溪县。

会议增选副主席1名。补选秘书长1名。通过委任副秘书长1名。

首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席：赵 锋（1956·7—续至下任）

副主席：陈及锋（1956·7—1959·8）

副主席：洪文厚（1956·7—续至下任）

副主席：黄燕钧（1956·7—续至下任）

副主席：卢永济（1956·7—1956·12任常委
1956·12—任副主席续至下任）

秘书长：王光庆（1956·7—1956·12）

秘书长：管一农（1956·12—续至下任）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少韩 尤联芳 李保罗 庄国梁 陈永昌 陈荻帆 陈豪智

杨九江 杨太龄 吴王谋 吴世辉 吴乃文 侯梅荣（女）

郜治才 欧阳宸 常秋贵 谢荫棠 颜金本 蔡文钧

副秘书长：郑国珪

第二届委员会（1959·8—1962·1）

1959年8月15至17日在石码镇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45人，列席10人，列席听报告23人。

二届委员计共61名，（保留2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溪县委员会6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龙溪县委员会2名；

龙溪县总工会 2 名；
龙溪县妇女联合会 2 名；
农（渔）民 2 名；
龙溪县工商业联合会 10 名；
教育界 8 名；
文化艺术界 2 名；
医药卫生界 6 名；
华侨界 8 名；
宗教界 3 名；
特邀人士 8 名。

会议选出主席 1 名，副主席 4 名，兼职秘书长 1 名，常务委员 20 名，合计 25 名组成二届常务委员会。委任副秘书长 2 名。

二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席：赵 锋（继 任—1962·1）

副主席：卢永济（继 任—1962·1）

副主席：洪文厚（继 任—1962·1）

副主席：黄燕钧（继 任—1962·1）

副主席：管乙农（1959·8—1962·1）

秘书长：管乙农（兼）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少韩 许金祥 庄国梁 吴王谋 吴乃文 陈永昌

陈佩玲（女） 陈荻帆 陈基渊（女） 陈豪智 林国梁

林曼青 郑淑德（女） 郑永丰 施待来 赵素芳（女）

欧阳宸 郭洪元 谢志伟 蔡文钧

副秘书长：郑国珪 郑永丰

三、龙海县

第三届委员会（1962·1—1963·8）

1962年1月25至29日在海澄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 71 人，列席 6 人。

三届委员共计 95 名，（保留 1 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海县委员会 9 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龙海县委员会 1 名；
 龙海县总工会 2 名；
 龙海县妇女联合会 1 名；
 龙海县供销合作社 1 名；
 农（渔）民 2 名 ..
 龙海县工商业联合会 17 名；
 教育界 12 名；
 文化艺术界 4 名；
 医务界 10 名；
 华侨界 18 名；
 宗教界 3 名；
 特邀人士 14 名。

会议选举主席 1 名、副主席 4 名、秘书长 1 名，常务委员 34 名，合计 40 名组成三届常务委员会。委任副秘书长 2 名。

1962 年 12 月 12 至 14 日在海澄召开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 71 人，列席 9 人。

三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 席：刘秉仁（1962·1—续至下任）

副主席：杨保成（1962·1—续至下任）

副主席：洪文厚（1962·1—续至下任）

副主席：曹展卿（1962·1—续至下任）

副主席：黄珠昌（1962·1—续至下任）

秘书长：管乙农（1962·1—续至下任）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
| 方华荣 | 王少韩 | 兰 廉（女） | 朱振民 | 许丕承 | 许金祥 |
| 江启欣 | 庄国梁 | 李 山 | 李彩鸾（女） | 吴王谋 | 吴世辉 |
| 吴乃文 | 吴鸿猷 | 林国梁 | 郑永丰 | 郑国珪 | 郑淑德（女） |
| 陈永昌 | 陈荻帆 | 陈英唇（女） | 陈基渊（女） | 陈豪智 | |
| 杨新田 | 欧阳宸 | 柯渊深 | 姚真禧 | 翁百川 | 程长庆 |
| | | | | | 黄燕钧 |

黄明德 蔡文钧 谢志伟 赛月金(女)

副秘书长: 郑国珪 郑永丰

第四届委员会(1963·8—1980·10)

1963年8月27至30日在海澄召开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58人,列席8人。

四届委员计共93名,(保留1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海县委员会10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龙海县委员会1名;

龙海县总工会2名;

龙海县妇女联合会2名;

合作社2名;

农(渔)民2名;

龙海县工商业联合会15名;

华侨界15名;

教育界12名;

医务界10名;

文化艺术界4名;

宗教界2名;

特邀人士15名。

会议选举主席1名,副主席4名,秘书长1名,常务委员33名,合计39名组成四届常务委员会。委任副秘书长2名。

1965年12月18至20日在海澄召开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52人。

四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席: 刘秉仁(继任—1980·10)

副主席: 杨保成(继任—1980·10)

副主席: 洪文厚(继任—续至下任)

副主席: 曹展卿(继任—1965·10)

副主席: 黄珠昌(继任—1980·10)

秘书长: 管乙农(继任—1980·10)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华荣 王少韩 兰 廉（女） 江启欣 朱振民 许丕承
许金祥 庄国梁 李彩鸾（女） 吴 样 吴王谋 吴元波
吴世辉 吴乃文 林国梁 郑永丰 郑国珪 郑淑德（女）
陈豪智 陈英唇（女） 陈荻帆 陈基渊（女） 杨寿仙
杨新田 欧阳宸 柯渊深 姚真禧 翁百川 程长庆 黄明德
黄燕钧 蔡文钧 谢志伟

副秘书长：郑国珪 郑永丰

第五届委员会（1980·10—1984·12）

1980年10月23至30日在县城召开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103人。

五届委员计共105名，（其中保留2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海县委员会 9名；

民主党派 3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龙海县委员会 3名；

龙海县总工会 5名；

农民 5名；

龙海县妇女联合会 4名；

龙海县供销合作社 2名；

龙海县手联社 2名；

文化艺术界 5名；

科学技术界 9名；

教育界 9名；

医药卫生界 7名；

少数民族 1名；

荣军、烈属、民兵 5名；

华侨界 10名；

宗教界 2名；

台湾同胞 3名；

工商界 4名；

特邀人士17名，（其中保留2名）。

会议选举主席1名，副主席5名，兼职秘书长1名，常务委员20名，合计26名组成第五届常务委员会。

五届一次常委会委任副秘书长3名。

五届二次常委会通过增补委员2名。

1982年4月25至29日在县城召开第五届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87人，列席4人。

1983年1月26至30日在县城召开第五届第三次会议。出席委员84人，列席3人。

五届九次常委会通过增补委员2名。

1984年1月16至20日在县城召开第五届第四次会议。出席委员77人，列席2人。

会议增补选出副主席2名、兼职秘书长1名。

五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席：黄海澄（1980·10—1984·12）

副主席：陈美和（1980·10—1983·4）

副主席：郑福全（1984·1—1984·12）

副主席：陈敏（1980·10—1984·12）

副主席：张秋世（1980·10—续至下任）

副主席：洪文厚（1980·10—续至下任）

副主席：许镇藩（1980·10—续至下任）

副主席：蒋登英（女）（1984·1—续至下任）

秘书长：陈美和（兼）

秘书长：郑福全（兼）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兆亭 甘明传 许作长 吴乃文 吴王谋 吴加禾 吴达云

张天来 张水湖 张亚叶（女） 陈豪智 郑淑德（女）

郑饭桶 欧阳宸 柯渊深 黄荣 黄成璋 康孟 程长庆

蔡文钧

副秘书长：林本谅 林国梁 郑永丰

第六届委员会（1984·12—1987·11）

1984年12月16至21日在县城召开第六届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93人，列席1人，县委、县府、县人大大常委及有关县直机关领导和32417部队代表莅会参加开幕式。

六届委员计共107名，（其中保留3名）。各界名额列下：

中国共产党龙海县委员会9名，（其中保留2名）；

民主党派3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龙海县委员会3名；

龙海县总工会5名；

龙海县妇女联合会4名；

龙海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2名；

龙海县二轻集体工业联社2名；

农民5名；

荣军、烈属、民兵5名；

科学技术界9名；

教育界9名；

医药卫生界7名；

文化艺术界5名，（其中保留1名）；

少数民族1名；

华侨界10名；

龙海县工商业联合会5名；

台湾同胞3名；

去台人员家属1名；

宗教界3名；

特邀人士16名。

会议选举主席1名，副主席5名，常务委员22名，合计28名组成六届常务委员会。

1985年9月20日在县城召开第六届第二次会议。出席委员74人，省政协办公厅艾光副主任和联络处陈副处长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省、市、县各级领导和各界来宾120多人参加同日举行的县政

协大楼落成典礼。

会议补选副主席 1 名。

六届七、八两次常委会议分别通过增补委员计 9 名。

1986年4月26至29日在县城召开第六届第三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张全金莅会传达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出席委员 94 人，列席 8 人；参加大会开幕式并听报告的有县委、人大常委会、县政府领导、各部委办局和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 200 多人。

会议增选副主席 1 名，常务委员 1 名。

1987年3月13至16日在县城召开第六届四次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蔡新生到会传达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出席委员 85 人，列席 9 人。参加开幕式并听取报告的有县委、人大常委会、县政府领导、县直各部委办局和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同志 90 多人。

六届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名录：

主 席：杨英古（1984·12—1987·11）

副主席：郭彩洪（1986·4—）

副主席：黄成璋（1984·12—1985·9任常委
1985·9—1987·11任副主席）

副主席：许镇藩（继任—1987·11）

副主席：张秋世（继任—1987·11）

副主席：蒋登英（女）（继任—）

副主席：洪文厚（继任—）

副主席：郭国耀（1984·12—）

常务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
| 甘明传 | 甘清溪 | 吴达云 | 吴乃文 | 吴鸿猷 | 张天来 |
| 陈基渊（女） | | 陈崇安 | 陈豪智 | 林理 | 郑淑德（女） |
| 欧阳宸 | 高永祥 | 柯渊深 | 黄荣 | 黄德顺 | 康孟康家恩 |
| 曾文福 | 赖鄞祥 | 蔡文钧 | 蔡学海 | | |

（四）工作机构

一、历任县政协办公室领导人名录：

副主任：张亚叶（女）（1984·4— ）

副主任：许丕俊 （1985·6—1986·9）

副主任：陈炳熙 （1986·9—1986·11）

主任：林本谅 （1987·10— ）

二、历届常务委员会设立的工作机构：

海澄县第一届设：学习委员会及和平解放台湾、工商、文教卫生、华侨四个工作小组。

龙溪县第一届设：学习委员会及和平解放台湾、工商、华侨、文教卫生四个工作小组。

龙溪县第二届设：学习委员会及工商、华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联络五个工作组。

龙海县第三届设：学习委员会、各界人士家属工作委员会及工商、华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联络五个工作组和文史资料研究组。

龙海县第四届设：学习委员会、各界人士家属工作委员会及工商、华侨、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社会联络五个工作组和文史资料研究组。

龙海县第五届设：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及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工商、华侨、宗教七个工作组和党派联络组，群团联络组。

龙海县第六届设：学习、提案工作、文史资料研究、“三胞”联络四个委员会及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医药卫生、宗教六个工作组和党派联络组。

封面设计：欧扬斌
刊名题字：马 驰
印章篆刻：方逸群

龙海文史资料

第九辑

（总第十四辑）

龙海县印刷厂印刷
